民國叢書



第二編

·49·

文化·教育·體育類

中國報學史　戈公振著

中國近代之報業　趙君豪著

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　胡道靜著

上海書店

上海新聞事業之中的發展

胡道静著

本書據上海通志館1935年版影印



上海市通志館期刊目錄

第一年分類目錄

第二年分類目錄

第一年期刊彙訂本尚存三四十冊，每冊價洋伍元，郵費加一。第二年彙訂本，需要者須先向本館預定，每冊大洋伍元，郵費加一。

上海市通志館期刊抽印本

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

目錄

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

一　報紙的始創

(1)外僑報紙的先導

上海開港後的第七年，一八五〇年即清道光三十年 英國僑民發行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 開始為本地造成第一種新聞紙。「捷報」第一號中所載的是一百五十七個僑滬外人的名單，並且愉快地報告着美國海船「望海號」(Sea Watch) 到岸的消息。[1] 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 美僑的第一種新聞紙「上海通信」(S'hai News Letter) 出現，它的任務是專載商船運輸的消息，和美國人來華的名單。[2] 這些事實，就是說明了上海能夠有和開始有現代新聞紙的原因。當年外僑遠適異域，在東方的一個不同文化的地域上造成了他們的新社會，在這一個團結之間，就少不了一種新聞紙來做鏈索，何況他們是從久已有了現代新聞紙的國家裏來的呢。但是這種舉動的目的乃至效果都祇是只限於外人的，因為外人辦報紙，不過要做僑民間呼應的機關，而中國人也從不去理睬這種新刊物，依舊過着他們封建時代的文化生活。

(2)華文報紙的始創

1. G. Lanning and S.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p. 406.
2. Thomas M. H. Chao: Foreign Press in China, p. 95.

但是這種外人在滬新聞事業，不久便打破中國的閉關了。

因爲外僑和華人商業關係日益密切的緣故，便促進了上海華文報紙的產生。一八六一年（清咸豐十一年）北華捷報之發行者字林洋行另出一種「上海新報，」這便是上海華文報紙的起始。上海新報的發刊啓事說：「大凡商賈貿易，貴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報，所有一切國政軍情，市俗利弊，生意價值，船貨往來，無所不載。類如上海地方，五方雜處，爲商賈者，或以言語莫辨，或以音信無聞，以致買賣常有阻滯。觀此新報，即可知某行現有某貨，定於某日出售。……」這就是證明着上海的華文報紙的發動是由於外商推廣營業而起的了。

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英人美查創辦申報，同年上海新報消滅。一八八二年，英文字林報館發刊字林滬報。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英人丹福士等發起新聞報。[3] 在維新運動（一八九五年即光緒二十一年）以前，申報，滬報，新聞報是上海報界的三根台柱。其間雖然還有幾種國人經營而托名外人的報紙，但都是不久就消滅，並且沒有獨立的精神留下來。

這時期上海華文報紙的特徵是：（一）都是外人經營的，當作和華人貿易之一種；（二）內容亦着重於商品的宣傳；（三）沒有中心主張，且不敢談政治。但是其效果却推進了中國的文化，奠定了上海新聞事業的基礎。

（3）教會報的影響

3. 參看本期刊，第二年，pp. 22—21.

當外人商業勢力侵入上海時，基督教的勢力也一同擠了進來。在先，當十七世紀初年，舊教入中國時，因傳教的方法由上行下，故重在著書；此際新教來華，則由下行上，故重在辦新聞雜誌。在「上海新報」出版前四年，上海就有偉烈亞力主編的「六合叢談」出版；以後此類刊物更陸續不斷的出現[4]。它們對於上海新聞事業的發展有着以下的各種意義：

（A）中國的智識階級在那時候是完全沒有創辦新聞業的觀念的；而西教士中，多有精通中國語文者，由於他們的倡導，中國報紙始能出現。最早的中文報章雜誌，不獨宗教性質的是西教士所編，卽商業性質的亦非西教士助編不行，如上海新報所聘的主筆林樂知，就是着名的西教士；而申報的創辦人美查，據說也是英國教會的牧師，[5]這是很可注意的。

（B）教會報雖注重宗教宣傳，但都附載時事新聞。由於信教者的擴張，新聞的功效之觀念乃隨着宗教宣傳品深入於社會各方面。

（C）教會報因對着各方面宣傳，所辦雜誌亦各各不同，有專給婦女讀的報，有專給兒童讀的報，有專談科學的雜誌。這也是促進戊戌政變後中國各科雜誌發達的一個原因。

（4）新聞業周遭的壓力

---

4. [illegible]刊，第一年，p. 204.

5. 蔣國珍：中國新聞發達史，p. 17.

除開教會報外，當時辦報館者的目的，僅在牟利；做主筆的，也兢守着「省事」的信條。但是這新興的現代文化產物，依然遭到封建社會的痛惡與排擠。一八七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光緒三年二月十四日）申報的社評訴述它的痛苦說：「自申報創設一二年中，猶往往有登載報中之事，無論官場民間，爲本人所見，將與申報爲難。」可見那時候舉辦公開的報告的事業是怎麼樣的困難，

姚公鶴所著上海閒話，記載當日報界所遭官場及社會的反響很多，今彙錄其文於下：

昔左文襄在新疆，由胡雪岩介紹向洋商借款一千二百萬，滬上報紙頗有非難。（原注光緒間上海不僅申報一家有匯報有益報又有中西文合刊之報左借款在前清光緒初年其時現存之報若干家是何報名或不可考然不止申報一家則可必也）大兵事借款，最爲非計，特彼時朝野上下，知此者鮮。無論借者不明斯義，卽反對者亦祇知以中朝向外國貸款爲有失體面，直不過無的之矢，雙方均屬蒙昧而已。然文襄聞有反對者，卽大怒不止，故其與友人書，有「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爲末路」之語。其輕視報界爲何如？惟當時並不以左之詆斥爲非者，蓋社會普通心理，認報紙爲朝報之變相，發行報紙爲賣朝報之一類，（賣朝報爲塘呼雜役之專業就邸抄另印以出售於人每時必以鑼隨行其舉動頗猥鄙而所傳消息亦不可盡信故社會輕之）故每一報社之主筆訪員，均爲不名譽之職業，不僅官場仇視之，卽社會亦以搬弄是非輕薄之，宜文襄之因事大肆其譏訐也。

英使郭嵩燾在倫敦畫像，爲彼國報紙所譏諷，申報載之，大費交涉。

江南提督譚碧理往來松滬，爲報紙所紀載，卽命人與報館交涉，不得登載，後又行文總督，大

肆詆誹

光緒七年十二月江蘇學政黃某考試文童，於向例正場出圖之後即行覆試，改爲正場之後先行懸牌提覆，於正額之外溢取若干名俟提覆之後再行出圖。申報著論譏之，以爲徒多周折。黃某閱報大怒，特發告示，令會審公廨張貼申報館前。

(5)新聞人的生活和待遇

現在人家說記者的職業爲「無冕之王」，做主筆或記者的也都是有特殊的新聞學識的人。但在那封建文化和現代文化接觸的當兒，新聞事業尙是一種新興的職業，那時自然沒有專門的新聞學者，於是記者的職業都是由文人去做，而當時俊秀一點的文人都去投奔科舉之路，所以留下來肯當報館記者的，不過是佯狂之士或者是落拓文人罷了。

同時作爲商業營利手段的報館對於新聞人的待遇，也是非常的儉約，前申報館記者雷瑨述該館尙在外人主辦時代的狀況說：

「當時申報房屋本甚敝舊，惟西人辦公處尙軒爽潔淨，若吾輩起居辦事之室，方廣不逾尋丈，光線甚暗，而寢處飲食便溺悉在其中。冬則寒風砭骨，夏則爍熱如爐，最難堪者臭蟲生殖之繁，到處蠕蠕，大堪驚異，往往終夜被擾不能睡眠。

「館中例不供膳，每日三餐，或就食小飯肆，或命僕人購餐於市肆，攜回房中食之。所謂僕人

者，實即館中司閽而兼充主筆房同人差遣奔走，並非專司其事之館役也」

「薪水按西曆發給，主筆者月不過銀幣四十元，餘則以次遞降，最低之數，祇有十餘元，而飯食茗點茶水洗衣薙髮與夫筆墨等等，無不取給於中。生涯之落寞，蓋無有甚於此者。」[6]

這種情形，雖未必每個報館都這樣，但是設備上的簡陋，薪俸上的菲薄，大都是差不多的。至於新聞人的業餘生活如何呢？前新聞報主筆孫玉聲所著的報海前塵錄中，記載當年名主筆的軼事如下：

霧裏看花客錢昕伯，高昌寒食生何桂笙，皆曾任申報總編纂之職，二人皆嗜音律，各能歌崑曲，嘗互賞周鳳林徐介玉二伶。……桂笙亦嗜京劇，與諸名伶相往還，日近不便入座觀劇，每入後台諦聽之；遇佳處必擊節稱賞，越日爲文刊諸報中，使之頓增聲價。

縷馨仙史蔡爾康，邑之名廩生，無如文章憎命，秋闈屢荐不售，不得已乃投身報界。……善飲酒，且好拇戰，中年時雅喜修飾，出必衣服麗都，遇宴會每徵花侑觴，至沈醉始已；以是北里名花，幾無有不識其人者。

夢畹生黃式權，平生最嗜觀劇，在申報任筆政時，嘗撥暇著有粉墨叢談行世，評騭生旦淨丑諸伶，至公至當。

6. 申報館：最近之五十年，第三編，p.28.

這種生活本來是舊時代文人的習氣，但因他們的生活形態決定了他們的社會觀念，所以當他們總持報紙筆政的時期，新聞業總是停留在那新的形式舊的內容的階段內沒有進展。

二　憲政運動

(1)政黨報紙的初現

現代報紙剛在中國產生時，中國的社會政治尚停留在前一個階段裏，不能和這一種新興的文化產物相呼應，直到中國的社會政治起了變更後新聞業始躍進於第二階段。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爭之役，中國大敗，顯露了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於是社會上的智識階級譁然起來，覺得非變法自强，不能圖存。政治團體開始出現，而為吸收同志鼓吹主張的報紙也就經過編輯室印刷機廣播出來了。

此時活動得最有力的是康有為，他組織强學會，主張維新政制。他的手段，一面去抓住皇帝，一面向士大夫階級中廣求同志，而辦報就是他活動的樞紐。强學會章程裏特地指明刊布報紙的方針：

「陳文恭公勸士閱邸報以知時務，林文忠公常譯澳門月報以覘敵情。近來津滬各報，取便推俗，語涉繁蕪，官譯新聞紙，外間未易購求。今之刊報，專錄中國時務，兼譯外洋新聞。凡於學術治術有關切要者，巨細畢登，會中事務附焉。」7

7。 舒新城：中國教育史料，第四冊，pp. 144—45。

根據此項方針，康氏於是在上海創辦強學會報，其內容迥非流行的報紙可比。但強學會被守舊派所忌，迫使停閉，該報亦隨之中止。康氏的學生黃遵憲、汪康年、梁啟超、麥孟華、徐勤等又在上海組織時務報，執筆者悉為聲光炳然之士，所辦報紙，大受社會敬仰。新聞紙在社會上的地位陡然變易。上海閒話中記其事云：

「至戊戌維新，乃為上海報界放一異彩。其時康南海（有為）梁新會（啟超）以時務報提倡社會；社會之風尚既轉，而日報亦因之生色。加以添設之日報加多，故兒上雖無爭執，而營業上頗有比較。暨乎新黨當國，（指一八九八年）政治上之祕密日以揭破，前此賤視新聞業而設種種限制之習慣復悉數革除。……」

(2)人民言論的發達

康氏的政治運動旋遭失敗，乃努力於在野運動，同時各地覺悟份子漸多，都拋棄科舉末道，從事於推進新社會的工作。當此時，學會風起雲湧，報章雜誌亦頗呈活躍之觀。張之洞勸學篇說：

「乙未（一八九五年即光緒二十一年）以後，志士文人創開報館，廣譯洋報，參以博議。始於滬上，流衍於各省。內政外事學術皆有焉。雖論說純駁不一，要以擴見聞，長志氣，滌懷安之酖毒，破捫籥之瞽論。於是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烟霧之儒，始知有時局，不可謂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學問之一助也。」

從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到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上海新聞事業進展中第二階段的出版物，有如下列：

蘇報　國民日日報　俄事警聞　警鐘日報　時報　神州日報　中國公報　新世界日報　指南報　維新報　博聞報　愛國日報　華洋報　申江日報　少年中國報　獨立報　江浙匯報　蘇海彙報　民呼報　民吁報　民立報　天鐸報　民意報　時事報　輿論日報　輿論時事報　海上日報　時事新報　國民公報　商務日報　南方報　世界週報（以上日報）

農學報　藝學報　算學報　中外算報　實學報　萃報　工商學報　商務報　江南商務報　政藝通報　國粹學報　普通學報　通學報　學報　新學報　格致新聞　新世界學報　政治學報　集成報　求是報　女學報　外交報　求我報　蒙學畫報　新中國白話報　大陸　教育世界　教育雜誌　中外大事報　五洲時事彙報　揚子江叢報　新小說　科學世界　東方雜誌　譯林　選報　衛生報　預備立憲公會報　書畫譜報　歐美法政介聞　飛影閣畫報　飛雲閣畫報　政論　國風報　民聲雜誌　進步（以上雜誌）

以上各種報章雜誌，一部份是因外侮激刺，倡議維新；一部份則因滿清頑固，昌言革命。但是在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八年間，彼此都是一家講新學的，並無革命保皇之分。及戊戌政變後，康梁以勤王除奸為標職，於是持民族主義者始闢其非而有革命與立憲兩派激烈的論戰。

這個時期報紙的特徵是：

（A）執筆者大都懷着憂慮國家之心，目覩棟折榱崩的阽危，因此感傷之情與奮鬥之氣，自然流露於字裏行間，所以感人最深，發生影響也最速。

（B）一則是多數報紙都是以捐款創辦的，非以牟利為目的；一則是各報都有鮮明的主張，能聚精會神以赴之。[8]

（3）閱報者程度的進步

報紙的編制進步和社會及讀者的進步，是成為連環相互影響的。在這彼此推進中，新聞業就逐漸的進展。所以明瞭閱報者程度進步的情形，是可以幫助了解新聞業的進展的。

一九〇六年二月五日（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二日）申報發表「論閱報者今昔程度之比較」題目的社論，是一篇有價值的參考文字，今將其要點製表如左：雖當日以為進步者，今日看來殊不是那麼回事，然而是真實的表現了當時的意識形態。

	昔日	今日
政府	對於報紙之意見，視為敗類，不齒新聞記者於士林。	頒報律以維持之，飭設官報以倡率之。兩宮時常遍閱報紙，留心各省官吏之賢否，并閱政府諸公有老耄而目力不足者，則使人讀而聽之，其重視報紙，於此可見。

8.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pp. 115—16, p. 179.

官場	學界	工商界	農民
對於報紙之意見，恐有以發其覆也，則深惡而痛忌之。其強橫有力者，多方以中傷之，而有捉主筆封報館之計劃；其儒怯無能者，百計以運動之，而有進賄賂通關說之陋習。	士人對於報紙之意見，平時則視爲供消遣作談資而已。所留心者，考試時之試題及榜案而已。與學問無關焉。	對於報紙之意見，視若無覩焉，非無覩也，能解識報章之文義者鮮也。即稍有能讀新聞紙者，不過喜看盜案之新聞耳、奸淫案之新聞耳，間有登錄無稽謠言，街頭巷語，則拍案而叫絕。	不知有所謂報紙
雖不能盡絕此等思想，然其大半則已知報章之遵公理，而非以逞私見。故漸有據報章之記錄而形諸公牘，以爲案證者矣。	學界之留意於報紙者甚廣，凡內政外交及一切學務興革等事，皆取資於是，視爲求學之急務，而不肯一日間斷也。	亦留心社會之狀況，市面之盛衰，工商之發達與否，並有能關心時局，而一班普通見識，逐漸進步，知報紙之有益矣。	漸知有報紙。聞講報社之講論，則鼓掌歡呼，惟恐其詞之畢，而恨己之不能讀者。

（4）報界慶祝立憲大會

自中日戰爭後，舉國人士對於救國的路線，都認定只有要求政府立憲才有辦法；無如是時政權爲清慈禧太后所獨攬，決不肯使立憲實現。但是歷經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的義和團事變和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的日俄戰爭，大家對於立憲的功效的信力愈堅，慈禧亦不再能維持其表面的頑固，於是在

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下詔預備仿行憲政。這使一般士大夫階級頗爲歡忻。上海報界覺得數年以來，『以中國專制之政體實爲貧弱之一大原因，乃時時以改立憲政聒其朝野，久之而國民之智識大開，朝廷之制治亦漸知所變』，所以這回政府決然宣示立憲之論，未始非報紙殫心苦口疏通國政的功效，因此申報、同文滬報、中外日報、時報、南方報聯合發起「報界慶祝立憲會」，於九月十六日（七月二十八日）假座味蒓園（即張園）舉行。[9] 此時上海剛巧沒有革命派的報紙存在，故偏向於主張立憲的報紙居然代替了報界全體。但這一次慶祝會，也就是他們對於要求滿清政府立憲之希望的沸點，過後便逐漸冷縮下去了。因爲慈禧根本非誠意的變法，而是以遷延的辦法來緩和潮流，尤其是重要的政權仍然由滿人把持着不肯讓渡與漢人。這便證明了另一條救國的路線的準確性了。

遠在十年以前，孫中山先生就已看清楚要救中國，非把滿清政府推翻，建立起民主國家來不可，於是他便在海外運動革命。但是那時一般的智識階級還都期望着緩和的改革，直至十年來屢經國變，始步步的證明孫先生的路線準確。報紙是社會的代表，它最能表現這種風向，上海報紙小史說：『庚戌辛亥間，（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即宣統二年至三年）即立憲派之報，悉已一折而入於革命運動』；而滿清政府的前途，至此也就決定了。

三　民族革命

9. 申報，1906 年 9 月 14 日。

(1)蘇報案

提倡民族革命的報紙，始於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國日報。[10] 三年後，革命志士大集於上海，於是有蘇報爲其宣傳機關；但是不久就遭着清廷的荼毒，這便是著名的蘇報案。

A 革命黨在滬的活動

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春，寓滬志士章炳麟、蔡元培、黃宗仰（別號烏目山僧）等發起中國教育會，至秋冬之間，方組織完備。時駐日清公使蔡鈞正奉命遏抑留學生，吳敬恆等適東渡，就被迫回國抵滬；吳等深爲憂憤，因與中國教育會人士相商，自立學校，培植人才，復得羅迦陵女士助款，於是就在上海成立了愛國學社。同時，上海南洋公學學生貝壽同、穆湘瑤、胡敦復等，南京陸師學堂學生章士釗、林蠣等，都因學校當局干涉言論自由，相率退學，投入愛國學社。愛國學社則一反官立學校之所爲，社內師生都議論時政，放言無忌，於是滬上革命高潮，遂震盪東南學界。

前此，有江西鉛山縣知縣陳範（夢坡）因教案落職，來滬承辦日人經營的華文報紙蘇報。陳氏頭腦極清楚，同情於革命運動，請吳敬恆、章士釗主持筆政。此時愛國學社成了上海方面革命志士的匯集所，蘇報則成爲革命思想的傳播機關。[11]

10. 中國報學史，p. 154.

11.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p. 130, p. 134；總理年譜長編初稿，p. 156.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春夏間，清廷舉措愈乖，志士的行動也逐漸激烈，因此新引起清吏對於愛國學社和蘇報的忌恨。志士方面行動的經過是：

（甲）拒法大會 四月，（三月）廣西游勇土匪四起，勾合巡撫王之春因軍務棘手，議借法兵平亂，并貸洋款以充軍餉。是月末，（四月初）上海志士就遍發傳單，召集寄居滬上的兩廣人士，在味蒓園集議，聯名電請兩江總督魏光燾即會同各省督撫由電奏請嚴行阻止。[12]

（乙）拒俄大會 五月，（四月）清廷在俄國脅迫之下，簽訂新約，斷送了東三省的主權。上海志士即在味蒓園開拒俄大會。

（丙）革命軍 蜀人鄒容，一九〇二年留學於東京，次年春因事返滬，適愛國學社成立，遂奔走其間，備爲盡力。因俄人强迫改約，而清政府甘心賣國，遂發憤草「革命軍」一書，提倡推翻滿清政府。章炳麟爲之序，蘇報亦爲之介紹。[13]

清吏方面，則江督魏光燾得志士拒法電後，立即電詢桂撫王之春；王複電認爲是「滬上匪徒造謠生事；鬨大局，此等造謠之人，應請札道示禁，密拿訊辦。」[14] 魏復於六月二十日（五月二十五日）電陳查禁愛國會（即指愛國學社）演說，經外務部呈慈禧太后閱覽，批飭「嚴密查拿，隨時懲辦。」魏又覺得愛國會演說雖禁，「復有蘇報刊布謬說，而鄒容所作革命軍一書，章炳麟爲之序，尤肆無忌憚，」因飭「一併查禁密拿。」[15] 同時，商約大臣呂海寰又受王之

12. 申報，1903年5月5日。
13.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pp. 131—32.
14. 申報，1903 年5月5日。
15. 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Vol. 173, p. 5.

春託，迭函蘇撫恩壽，說「上海租界有所謂熱心少年者在張園聚衆議事，名爲拒法拒俄，實則希圖作亂，請將爲首之人，密拿嚴辦」並開列名單，第一次中列蔡元培吳敬恒等，第二次中列蔡元培、陳範、章炳麟、吳敬恒、黃宗仰等。[16] 於是一九〇三年的大事件「蘇報案」就在大捕志士和消滅革命黨機關的處置下發生了。

B 章炳麟等被捕

a. 上海道和領事團訂立拿犯條約

蘇報館設在漢口路愛國學社設在跑馬廳北，都在公共租界地帶內；華官對租界內華人司法權的行使，久已遭租界當局的侵襲而喪失。凡華官在租界內拘提中國人犯，其拘票須經領袖領事副署，並由捕房協拿。[17] 江督蘇撫既奉拿辦愛國學社蘇報館志士的命令，却不能直接行使職權於公共租界內，他們爲詳慎起見，乃會派候補道俞明震赴上海，會同上海道袁樹勛去向領事團交涉副署拘票。各國領事因案犯爲國事性質，不允所請。俞袁二道「與各領事辯論至二點鐘之久，彼此堅持之意，均形詞色」；最後，「各領泛論，如果租界之案，在租界審如辦，尚可酌行，該道等迎刃而導」於是訂立條約，謂：「所拘之人，須在會審公堂由中外官會審，如有罪，亦在租界之內辦理。」拘票乃經領袖領事副署，六月二十九日（閏五月五日）晚，由會審公廨交請巡捕房執行。

16.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p. 134.

17. 參看本期刊，第一年。p. 628—9.

b. 捉人的情形

六月三十日，閏五月六日 巡捕房分派中西警探多名，先赴愛國學社捕去章炳麟，繼赴蘇報館捕去司賬員陳吉甫，又赴派克路女學報館捕得陳範之子仲彝及女學報辦事員錢允生二人，同時復在福州路捕去龍積之一名。鄒容聞訊，卽自往捕房投到。陳範先已赴日本，黃宗仰躲在羅迦陵女士家中，蔡元培走柏林，吳敬恒走倫敦。愛國學社就此解散，[18] 蘇報則由章士釗、林獬等暫行維持，照舊出版。[19]

七月一日，閏五月七日 巡捕房按向例將案犯章炳麟等送至會審公廨，由讞員孫士鏻和陪審官英領署繙譯迪理斯(B. Giles)會同審訊，章等已延律師博易(Harold Browett)出庭辯護。——清吏對此甚為驚異，稱『竟有律師到堂為之伸辯』[20]——華官卽欲移縣辦理，西官以有約在先不允，律師亦謂訂期再訊，於是中西官相商，著仍還押捕房，候訊。[21]

c. 上海報界的表示

蘇報諸人以言論而召禍，是上海自有新聞紙以來第一次遭到的重大壓迫，也是清廷決心對新聞紙摧殘的表現。報界為著自身的前途，自然應該有所爭持的。但當時各種報紙，多以營業為目的，且主管者目光淺近，惟求自保，又對於一切新黨向無同情，所以對於這件事都似不關痛癢的無所表示。祗有中外日報，也是主張改革而在壓力下奮鬥着

18.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p. 135.
19. 申報，1903 年7月7日。
20. 清季外交史料，Vol. 173, p. 5.
21. 申報，1903 年7月2日；中外日報，1903 年7月2日。

生長的，雖然它是屬於維新派的，和革命派的政見根本不同，可是日覩蘇報驟遭暴力壓迫，不免狐死兔悲之感；所以在蘇報被搜捕的次日，它就揭「近事慨言」一文於社論欄中道：

「秋雨時至，則百川泛濫；朔風怒號，則林木震動；國勢阽危，則羣言繁興。蓋自甲午以後，有識之士，見夫積弊之日深也，外侮之日逼也，內政之措置乖方也，外交之因應失宜也，于是刺取其所聞所見，指陳其缺乏者之文字，公言不諱，將以是為芻蕘之獻，作韶鐸之用；當是時在位諸公，已莫不心焉疾之，而猶置諸度外，不遽與之計較者，非果其豁達大度，能受盡言也，特以草野之議論，與當軸之利害，每不相干涉，且吾國之淸議，蓋猶居於幼稚時代，其氣魄蓋甚弱，諸公亦知其然，故率置之不議不論之列，使旁觀者非疑其所言之為蜚語，即謂其所陳之為謠言，故雖大受掊擊，而初無損於其毫末，若使一為計較，則反將承認其缺失，而往復辯論之下，必致盡露其底裏，而無所容身，則不如竟置之不問之為愈，此所以雖怒于心，猶不遽怒于言也。至于今而政府之無可依賴，愈覺情見勢絀，以京鎬之舊地，豐沛之故鄉，不惜拱手而讓諸人；而自餘一切措施，非特無望於撥亂反正也，即求其救弊扶衰，亦且去之愈遠。于是年少氣銳之徒，見識較廣，心計較粗，痛心于棟折榱崩之險，深思夫戟胥及溺之危，乃始擺脫羈羈，破壞藩籬，舉峨冠博帶之倫，規行矩步之士所萬不敢出諸口，萬不敢見諸紙墨者，一旦發洩宣露，無所顧忌，其宗旨既鄰於激烈，其詞意亦嫌於偏宕，即指為「大逆不道」可也；使博採輿論，置之座右，視為起廢疾之良藥，箴膏肓之惡石，以勵其臥

薪嘗胆之志，振其朝乾夕惕之精神，亦無不可也。孔子刪詩，以溫柔敦厚為教，而正月之篇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之篇曰：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桑柔之篇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以文王為商之方伯，而蕩蕩上帝之篇述文王咨嗟殷紂之詞，詞旨重複，惟恐不盡；凡伯為周之王官，而瞻卬召旻二篇，其刺幽王之過惡，何嘗稍留餘地？今一孔之士，肉食之徒，遽執言者而繩以天經地義之正誼，責以犯上作亂之罪名，竊當局之用心，豈不曰不如是不足以盡臣子之職任，而効忠于本朝哉？然而以梟雄之竊伺如彼，民心之不靖如此，使諸公果能內修政治，外靖覬覦，使我國易危而安，轉弱而強，置國家於磐石之安，以是為忠于本朝可也；今不此之務，而徒與言者為難，不悟隴畔歎息之聲，民間怨咨之語，方且日起而未有已，即日獲一人而殺之，亦復于事何濟？而轉足以激浮動之人心，貽惡名于政府，亦復何益之有？盍亦反其本矣！」

C　蘇報館被封

a.　封館的交涉與實行

清吏原擬於捕拿諸犯後，即將蘇報館封閉的，但也不能自由處置，因由公廨讞員徵求英陪審官的同意，但照租界習慣法，必須審定後始能執行，當然不能違法先封。上海道之意，以為該報關係人既已拘審，而報館仍舊開立，「殊為不合」，復與領事團多方相商，至七月四日，閏五月十日 領事團始允「經公堂判定，速發封館之票。」[22] 七月六日，閏五月十二日 上海道所聘的古柏律師 (A. S. P. White-Cooper) 赴

會審公廨，檢呈新出的蘇報數紙，自稱係代表中國政府；現因蘇報連日仍妄登悖逆不道之說，應請將該報發封。讞員孫士鏻就簽發封條，由英陪審官迪理斯副署，最後經英總領事簽字，交工部局執行；[23] 可是工部局不允即行照辦，上海道乃飭公廨停訊，以爲抵制，

[24] 據字林報說：「讞員心中大爲惶惑不安，恐以遲延之故，干上海道之斥責，乃親至道轅，將此等情形面稟上海道，而不暇顧及別務。」這恐怕是一種幽默的說法。這樣，工部局纔於七日（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命巡捕房照辦。[25]

b. 外人的意見

蘇報被封之前，上海多數外人的意見，是以爲該報不能封禁的，如字林報於七月二日（閏五月八日）嘗論及此事謂：「華官之意，注重於封報館；但本館望報館不可封禁。若一旦封禁，則在內地醞害甚大，上海之華報館得西人保護，一旦忽被封禁，而其事爲頑固官員所聞，必定大樂，而藉詞將其轄境內所有報館，不論善惡，均行封禁，如是則於維新之事大有阻礙也。」

但是那時候領事團的領袖美領古納 (John Goodnow) 頗爲守舊，與清吏同其臭味，前回訂立捕犯條約，和現在答應封報，均出於他於主張。他這種舉動，顯然激怒了許多美僑，以爲他不應如此輕蔑自由和人權，故上海泰晤士報於七月九日（閏五月十五日）發言云：

22. 清季外交史料，Vol. 173, p. 6.
23. 申報，1903 年7月7日。
24. 清季外交史料，Vol. 173, p. 6.
25. 中外日報，1903 年7月9日。

「本館思中國爲最大之國，將來最有可望然我等雖有期望中國之心，而於其所行不公之事，亦不能曲爲之諱，且本館甚不欲人之妄用其權勢，以壓制他人。乃今者竟有此事，則本館不能不助羔羊之力，以抵禦豺狼之橫噬也。……現在蘇報館一事，如禾苗然，觀其禾穗之所向，卽可知風力之所偏。此風力頗爲不小，而此風之惡毒，大有害於各人自主之權，而阻礙社會之進步。此惡風由何而起乎？乃由中國政府惡毒腐敗，妄用其專制權勢所煽而成者也。此惡風者，專用其力，以壓倒青年愛國有熱心之士。此等惡風竟欲吹滅文明之影，以使世界復返於中古黑暗之原位而後已。設欲望中國之不瓜分，而成一文明强大之國，惟有望中國力開民智，推廣敎育之事，保護中國之少年，令其能與近世思想之傾向相合，使中國人民咸得自立，使中國報館咸得自主。因報館之勢力甚大，卽如美國其能致今日文明之進步者，亦報章之力居多。……若中國國家辦理中國維新黨之法，則余等大不以爲然，而現在我美國領事及英國領事亦干與其事，此等舉動，我等亦不以爲然。……現在蘇報館之封禁，或別有恰好之原因，惟我等不能決言之，因此案未經裁判也；卽使報館當行封禁，亦必須在裁判定罪之後行之，今則未斷案而先封館，我等不知其合法否也。……美國之國法，本極主張平等自由之權利，現在上海之美總領事乃與中國官員同行此守舊之辦法，余等深爲惋惜之也。……本館深望居留上海之西人，應設法使租界中之報館及居民不失其自主之權，並設法阻止中國守舊官員在租界妄行其權之辦法！……」

同報又於七月十日（閏五月十六日）責難美總領事云：

「工部局此次于蘇報一案，辦理極爲公允，深可佩服。惟美國總領事於美國獨立開國之節日商量封禁蘇報館之事，竟忘此日爲其本國宣告獨立自由之第一大節期，而商行此等與國俗相反之事，且商定以後，卽又衆人飲酒作樂，非凡快樂，紀念美國獨立自主之快事；前後倒置，殊爲可笑也。」

至於工部局對於蘇報案「辦理公允，」却不是有什麽厚愛於中國報紙，而是爲了維護其租界區域行政完整，不欲華官管轄華人的勢力伸入租界的緣故，所以後來工部局就準備訂報律來管理租界裏面的華文報紙了。

D 處置志士辦法的曲折

a. 會審的情形

同年七月十五日，（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會審公廨開始審訊蘇報案人犯，讞員及陪審官仍是孫士鏻和英翻譯官迪理斯，中國政府律師是古柏和哈華托，章鄒等律師是博易和瓊司。(Lofus E. P. Jones) 先由古柏律師提出「中國政府控告蘇報館條款」云：

中國政府控陳範、陳錫鎣、陳仲彝，以該三犯曾在上海三馬路二十號門牌所設之蘇報館登載論說，故意污蔑今上，挑詆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爲不軌，其

所登汚蔑挑詆各節，摘錄如左

五月初六日，按即公歷一九〇三年六月一日 蘇報登康有爲論曰：『革命之宣告，殆已爲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

五月二十三日，公歷六月十八日；登賀滿洲人論曰：『殺滿殺滿之聲，已騰衆口。又奏然自豪曰，金城湯池，誠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乃今者睡虎已醒，衆盲豁然，吾漢族之曙光，已一發而不可抑，視滿人九世深仇，切齒裂眥。』

五月初八日，公歷六月三日 登來稿客民篇，中有『哥老會係散勇結成，屢屢肇事，名不雅馴，遂變稱客民，陽以墾荒爲名，陰實濟其搶刧之計』等語。該報附論曰：『客民者，卽客帝逼拶而出者也。此客帝盤踞之久也，悉取其主人而奴之，而奴之眼光殆無往非其主人，故二百五十年，亦無以爲客而必欲屏之也。是非顚倒之旣久，而乃以其主人跳踉之難制者，外之爲客民』云云。意謂客民雖不肯，係中國人，實係主人。

五月十四日，公歷六月九日 登愛讀革命軍者來稿所著之「讀革命軍」謂：『吾國鄉曲之間，婦孺之口，莫不有「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語』。意謂婦女及稚者死者不從本朝定制，何以男人轉須拖辮換穿滿人服色，受此恥辱云云；擾亂人心，莫此爲甚。該稿又謂：『兒滿洲人者，無不呼爲達子，與呼西洋人爲鬼子者同，是仇滿之見，固普通人之所知也。而今世襲君主者

滿人，占貴族之特權者滿人，駐防各省以制壓奴隸者滿人。夫革命之事亦豈有外乎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覆一切壓制之策者。」

五月十四日，（公歷六月九日）是日作革命軍論云：「是書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無不拔劍起舞，髮衝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

閏五月初五日登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係摘選章炳麟駁康有為云：「蓋自乙未以後，彼聖主所長慮卻顧，坐席不暖者，獨太后之廢置吾耳，殷憂內結，智計外發，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后之權力。載湉小醜，未辨菽麥，鋌而走險，固不為滿洲全部計。」查載湉係今上御名，中國向極敬避，凡中國文人皆應知之。今該報館主筆不獨直呼御名，詆為小醜，使通國之民，有蔑視其君之心；所用「未辨菽麥」四字，欲使環球之人輕鄙今上，譏為無用之人。

該報又謂：「載湉者，固長素之私友，而漢族之公仇也。況滿洲全部，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命哉。」查長素即康有為，係亂黨之魁。

五月十四日（公歷六月九日）登自然生來稿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憤曰：「今之上諭，以反叛朝廷定諸君之罪，以就地正法為處諸君之刑，是諸君自作之災，於滿洲政府不足罵也。東三省者，賊滿人

之故宅也，滿人不自惜而漢人爲之惜；東三省爲俄人占據，滿人不自恢復，而漢人爲之恢復。」又云：「游牧政府人。」又云：「汝辮髮左衽之醜類。」又云：「極誣謬狂戾之上諭。」

五月初十日（公歷六月五日）該報所登密諭嚴拿在日本之留學生，其實朝廷並未下有此旨，該報故意揑造，意在慣激謀亂，寔與國家爲難。

五月二十七日（公歷六月二十二日）登殺人主義論曰：「今有二百六十年四萬萬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敵，公等皆熟視而無覩乎？」又云：「以四萬萬人殺一人，奚啻摧枯。」又云：「殺盡胡人方罷手，快哉殺人！」[26]

古柏律師又稱：「蘇報館主陳範即陳叔疇，爲現在到案之陳仲彝生父，實主持該館之筆政，應請補提；陳吉甫係司賬人；龍積之係漢口富有票案中要犯，應歸另案懲辦；餘人請即一律辦理。」於是讞員詢各被告口供：

程吉甫：「原籍蘇州。向在蘇報館專管告白，並不與聞主筆之事。其經理銀錢者爲李吉園。」

陳仲彝：「蘇報乃公司，由父親陳範經理，總主筆爲吳稚暉。父親於事發之前，避赴東洋。」

錢允生：「本名寶仁，在新馬路女學報館被獲。」

26。中外日報，1903年7月18日。

龍積之：「職員年四十四歲，廣西臨桂縣人，由優貢分發四川知縣。光緒二十六年漢口唐才常富有票案職員並不在內。」

章炳麟：「年三十六歲，浙江餘杭縣人。革命軍序文係我所作。」

鄒容：「四川巴縣人，革命軍一書，乃我所作。」[27]

七月二十二日（閏五月二十八日）續審。原告律師古柏稱：「查得此案之外，另有交涉事機，尚未停妥，今日未便向堂上聲敘，請俟停妥後再互訂會訊之期。」

被告律師博易就乘機駁稱：「古律師所謂改期會訊，堂上不能允從。若云交涉事機，究與何人交涉，不妨指明；況公共租界章程，界內之事應歸公堂訊理。現在原告究係何人：其爲政府耶？抑江蘇巡撫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師無從知悉。」

被告律師這一問，是很有力的。讞員祇好勉強回答道：「章鄒等犯係奉旨着江蘇巡撫飭拘，本分府惟有遵奉憲札行事而已。」

博易律師因說：「政府律師如不能指出章鄒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應請將此案立即註銷。」

政府律師哈華托力請堂上俟政府將交涉事機議妥後，訂期會審。讞員和陪審官都同意，於是章鄒等仍還押候訊。[28]

27、申報，1903 年7月16日。

28、申報，1903 年7月23日。

b. 移送問題的交涉

清廷因革命風潮日盛一日，思所以箝制之，對於章鄒等犯，滿擬「一日逮上海，二日發蘇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檻京師；」[29] 乃卒格於上海道和上海領事團訂立的成約，竟以「堂堂政府，降尊向所屬下級法庭控告平民」[30] 這在清廷自然是弄巧成拙，格外的憤怒，因由在京的湖廣總督張之洞邀各國公使商榷，要求知照領團移送人犯。[31] 博易律師在堂上所說的「交涉事機」就是指這件事。

使團方面對於這件事情也不能決定，英美公使都電請政府訓令。但當時上海西人方面却得到了不穩的消息，據七月二十二日（閏五月二十八日）字林報說：「現在觀其情形，似有危險之象，北京各欽使似不願領事等在上海所立之約，將此數人不在上海訊明，即行交於華官。」

剛巧在這時候，北京發生了清廷慘殺沈藎的案子。

沈藎是革命黨人，於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秋，以大無畏的膽力，單身赴滿清老巢——北京——祕密活動，到一九〇三年七月初（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中旬）被友人慶寬與吳式釗所賣，於同月十九日（閏五月二十五日）被逮，三十一日，（六月八日）慈禧太后下旨行杖刑，刑部官得旨，相顧躊躇，卒以命出自上，祇得拽藎以竹鞭捶之，至四時之久始死。[32]

這樁慘案既傳播出來，外人大爲驚措，以爲文明國人決不能以如此酷刑對待政治犯，

---

29. 蕩虜叢書，第一種，p. 9。
30.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p. 138.
31. North-China Herald, Vol. 70。
32. 蕩虜叢書，第一種，p. 4, pp. 22—23, pp. 30—31.

故英國公使薩道 (Sir E. Satow) 首先倡議，謂：「蘇報諸人，當在租界鞫訊，斷不可交與華官；使果有罪可據，則加以應獲之罪，亦不能出租界一步。」[33] 同時，更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英政府藍斯唐侯爵在上議院答施賓塞伯爵所問上海拘獲的六人究擬交與華官與否的問題云：

「此次諸人因刊登激烈之詞於報紙，以致逮捕。予嘗一讀其譯文，亦不能不稱其為最激烈最勇猛之議論。按彼等所以為上海工部局所拘獲者，因工部局受上海道之促迫，不得已而出此。故與華官訂定，諸人當在上海租界之會審公廨審判受罪。迨其中二人既經公堂辯明其罪，則吾等亦不能不照華官所定之約實行之。乃清政府忽有將諸人交出之要求，吾等惟有堅持方針，不為所移；並須寄語吾國之審判此事者，亦當力拒其要求也。上海各領事之意見，雖屬可疑，但吾等自知其決不致孤立。夫華人之正法於北京者，受慘酷之刑罰，其野蠻之情狀，貴爵當亦知之熟矣。由此觀之，目前所論之案，雖有一派人主張交諸人於華官之手，吾等決不當附和之也。然黨於此派之領事官，吾亦不敢謂其必居多數也。」[34]

八月五日（六月十三日）英首相斐爾福訓令駐華英公使薩道謂：「現在蘇報館之人，不能交與華官審判。」[35] 八月二十九日（七月七日）美國政府亦訓令駐華美使康格 (Edwin H. Conger)

33. 中國報學史，p. 160.
34. 國民日日報彙編，第二册，外論，p. 11.
35. 中外日報，1903 年8月8日。

謂：「中國在上海拿獲蘇報館革命黨，此事不可將黨人交中國辦理。」[36] 並令將主張移交案犯的上海美總領事古納調任。[37] 於是章鄒等當在公共租界審辦乃爲既定之案。

c. 「額外公堂」的審訊和結案情形

淸廷見外交情勢不利，不得已於九月十日（七月十九日）函上海各當道，命將是案在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研訊結案。同時商得英公使同意，派由上海縣蒞公廨，會同讞員及英陪審官開「額外公堂」審訊，並授判決權與上海縣。[38] 計於十二月三日（十月十五日）四日（十六日）九日（十七日）七日（十九日）開庭四次，主審者是上海縣汪懋琨，會審者是讞員鄧文堉和英領署繙譯員迪理斯。

第一堂開審時，政府律師古柏先請求將程吉甫錢允生二人開釋，陳仲彝准其保釋，章炳麟鄒容二人犯「大逆不道」「聚衆鬧事」「擾亂人心」三項罪名，應請堂上究辦；上海縣允之。

第二堂開審時，先由被告律師愛禮司(F. Ellis) 代章鄒辯護，繼由章炳麟供述履歷。章並自辯所謂「載湉小醜觸犯淸帝聖諱」一項道：「小醜兩字，本作小孩子解，並不毀謗；至今上聖諱，以西律不避，故而直書。」後又由鄒容供述履歷。

第三堂開審時，由被告律師瓊司延請能解「革命軍」意義的西人立得兒(E. S. Little

36. 申報，1903 年9月1日。

37. 中國報學史，p. 160.

38. 申報，1903 年9月13日。

）到庭解說。

第四堂開審時，古柏律師請將龍積之開釋。[39]

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六日 上海縣官判：鄒容章炳麟科以永遠監禁之罪。[40] 領事團對此發生異議，持不相下，直至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光緒三十年四月七日 上海縣汪懋琨赴會審公廨，由讞員黃煊英副領事德爲門（Twymen）會同復訊章鄒二人，上海縣當堂改判：「按即公廨 爾二人之罪，本無可逭；茲格外恩寬，判押章炳麟三年，鄒容二年，自上年閏五月六日 六月三十日 到案之日起算。期滿驅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41] 這場驚天動地的大案件才告一結束。

後來鄒容於出獄前一月病死。章炳麟則於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六日 期滿出獄，由當時的革命集團中國同盟會派代表龔鍊百等迎至日本東京，就民報主任之職。[42]

（2）報律的起源

A 大清報律的制定

清廷以全力摶鬥一張蘇報，原意是要把一切不愜意的輿論都鎮壓下去的，但是這是不可能的，蘇報被迫停刊後不久，革命黨又在上海租界出版國民日日報，清廷困於蘇

39. 申報，1903 年12月4日，5日，6日，8日。
40. 申報，1903 年12月26日。
41. 申報，1904 年5月22日。
42.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p. 139; Shanghai Mercury, June 29, 1906.

報案，已不敢再去捉人封報，就通令各地禁售該報，[43] 這自然祇好算是糊以解嘲的辦法。同年十月中旬（光緒二十九年八月下旬）有御史某某奏請清廷定報律；[44] 十月二十八日（九月九日）申報評論清吏嚴禁國民日日報事，也主張明定報律，寓保護於取締之中，方爲妥善。重要的兩段是：

「今夫火，吾知其其足以燬物者也，有一物焉，爲火所燬，見之者曰，是火之爲害也，天下宜盡滅火，而縱火以燬物者則不之論，稍有見解者，吾知必嗤此語之爲妄矣。今道憲於國民日日報一事，不禁國民日日報之刊印發售，而第禁買看國民日日報之人，其意與此將毋同？

「攷東西洋各國所出各報，必經官吏核明，始行刊布，其於謗議洩漏，亦皆懸爲厲禁；中國未有報律，故終無法以處之。必欲整頓各報，非修訂報律不可，否則徒禁人閱看，禁人代售，均無益之空言，卽使力足以盡之，而亦未見其盡也。」

由於此種提議，「大清報律」就由商部開始起草，至一九〇八年一月（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頒布。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經民政部再加修改。辛亥革命後，各省尚有援用此律以壓制輿論的；直至袁世凱制定的報紙條例頒布後，始失效力。[45]

B 公共租界印刷附律的開始提出

蘇報案發生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因辦理此案的紛糾，且慮中國各種宣傳機關，都要把

43. 參看本期刊，第二年，p. 261.

44. 申報，1903 年10月20日。

45. 中國報學史，p. 349

租界區域當做巢穴，因於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八日）致電北京領袖公使威館彭（Czikann de Wahlborn）提議使工部局有權檢查及管理租界內的華文報紙，列入地皮章程附則第三十四款，此種越權管轄華人的事端，不爲公使團所贊成，故威館彭於八月十日（六月十八日）致函領袖領事古納，認爲工部局對於這等事是無權干涉的。[46] 但是，工部局對於取得管理印刷物權的意思，初未嘗因此打消。迨至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重又擬定具體的方案提出了。

（3）上海日報公會的組織

上海日報公會的組織始於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其動機是因爲神州日報以登載印度巡捕違法事爲工部局所控告，各報不平，乃起而組織公會爲之後盾，當公廨審訊時，除神州日報自聘律師辨護外，日報公會亦公請律師代爲申理。從此上海的報館就有了一個公共的組織，其會章如下：

總綱第一

一定名　本公會爲上海日報所組織，故定名曰上海日報公會。

二宗旨　本公會以互聯情誼，共謀進行爲主旨，與各館內部組織無涉。

三組織　本會係獨立機關，應公同訂立會章，並辦事細則，以定方針而資遵守。

---

46. Annual Report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1903, p. 63, p. 65.

四會費 醵入本公會各報館，應繳入會費及月費，其數目由細章規定（以上四則定為永遠遵守之條。）

辦法第二

一會所 本會目賃房屋一所，以為辦公議事之用，附設記者俱樂部，並藏書室。

二人員 本會設辦事員若干人，其職務名稱數目等列下：

（甲）幹事長一人，主持本會議行各事，由在會各報輪值，每家一月，擔任義務，不另開支薪水伙食，雖不必常川住宿，惟每日必須到會一次。

（乙）幹事員一人，執行本會議定各事，並司賬目，及本會器物，由本會公聘，月支薪水伙食臨時公決，常川駐會。

（丙）書記一人，掌管收發本會一切公件函牘，由本會公聘，月支薪水伙食臨時公決，常川駐會。

（丁）繕寫一人，專任抄寫案件，并司俱樂部書報，由本會公任，月支薪水伙食十六元，常川住會。

（戊）茶房二人，專供會內役使之用，由本會公用，每人月支工食洋各六元，住會。

（己）信差一人，專任差遣送信之用，由本會公用，月支工食洋六元，住會。

經濟第三

一入會費　自本章程施行之日起，凡有加入本會者須繳入會費六十元。

二常費　暫定在會各報館每月各繳洋二十元以爲本會常費，於每月初一繳入，如用有不敷，於次月一號開報時再行均攤。

三報告　用款出入，由本會於值月幹事長於次月一號出具報告，分送各報館。

集會第四

一常會　每星期一下午四點鐘開會一次，由書記於前一日先將待議各件，摘由條舉於知單中，通知在會各報館。

二臨時會　由幹事長召集，並將待議事件及急於開會理由並聚集時刻，預先通告。

三約法　開會時刻一到，無論人數多寡，即行開會，遲到者雖可入席，然已決之件，不能復生異議，不到者亦如之。每次議案，當日由本會書記謄送在會各報館，以便遵守。

四議例　在會各報館每出代表一人，多到者祇須旁聽表決，議事秩序等情，以議會通法爲準。未經預告之議案，祇許提議，不能表決。

權限第五

一公共利益　本會議設公共便利方法如左：

（甲）本埠商情及輪船進出口訪員；

（乙）鈔錄重要各衙署公電員；

以上各種均由本會公議直延，非在會各報館不得享此權利。

二公共機關　本會會所及記者俱樂部及藏書室，非在會各報館不得闖入。

三公共交際　凡在會各報館，對於本埠會外各報館所有函電新聞，概不轉送。會外報館轉來函電新聞，無論何種，亦概不照登。

要則第六

一處罰　凡違犯本會會章及議決條件，由本會公議罰以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罰金。如不受罰，除由本會公同宣佈斥退外，並由各報公布犯者之無道德，由本會公擬一稿，令會內各報登諸論前一月，以聲其罪。

二修訂　本會章如有施行未便，應行增減之處，可以隨時修訂，惟必須三分之二以上之贊成。

三施行　本會章於在本會獨立會所開過第一次會議後，即於次日施行。非經正式修訂，永遠有効。

本會章業於陽曆三月二十八號特開會議，公共決定。[47]

47. 中國報學史, p. 313—17.

（4）新聞消息的進步

上海的報紙在草創時代，對於消息的敏捷是不大注重的。卽使是本埠新聞，也往往有今天收着的訪稿，隔日才刊出來，在當時有「甲收乙用」的名稱，[48] 外埠要聞，因路途阻隔和交通機械的缺乏，那是更不消說了。

一九〇〇年六月（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北方義和團起事，六日，（十日）北京至天津鐵路阻斷，十六日（二十日）津滬電桿被毀，十七日，（二十一日）各國聯軍進攻大沽口。上海的報紙竟陷於消息斷絕的圍困中，但是它們亦不以爲意。事後申報加以研究，著於社論，謂津滬電線雖斷，而烟台至申水電猶通，由北京至烟台，不及千里，如果要通信息，也是可能的事。[49] 不過當日讀者固不以消息敏捷責報館，而報館亦不十分努力罷了。

這種進步是在辛亥革命的時候。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民軍起義勝利，十一日下午，本埠紛傳此事，各團體均向報館中探問消息，因此各報館急欲發電往武昌詢問詳情，但電局已不肯拍發；於是改變方針，分遣訪員往銀行界輪船局各國駐滬領事館各地，四出活動，一時搜集消息的手段大見靈活。試舉十月十三日（八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一日（三十日）申報前幅要訊的來源如下：

十三日　「專電」漢口發十二條「譯電」大陸報一　字林報一　文匯報四　大

48. 張叔通：記者在申報館的一段小史，"光緒28年，不佞充當記者一名。這時的訪稿，往往'甲收乙用'就是今日來稿明日用"。

49. 申報，1900 年7月4日。

德和電報公司二十日領署一

廿一日「譯電」英領署接九江轉漢口電　黃浦江泊英兵船克里哇號接漢口無線電　倫敦紐約電「歐美對於中國變更之態度」

同時，市民對於新聞要求的白熱化也達於最高度，海上閑談記其事云：

「鄂省戰耗，傳至上海，無論紳商學界，莫不失色驚惶，奔走相告。巷口路隅，爭購報紙；恐有未盡，又踵報館之門，詳詢最近消息，記者幾有應接不暇之勢。」[50]

「望平街一帶，爲報館林立之所；而愛國志士，亦若此地爲獨多。日來警報頻仍，謠言蠭起，報館每有所聞，即發傳單，甚至一日之間，傳單五六發；猶恐未周，則大書警報，揭之門外。聚而觀者，肩摩足駢，寒街爲斷。」[51]

上海報紙在始創的時候，本爲一種商情報告，所注重者在廣告；到中日戰爭以後，先覺的智識階級利用報紙來領導文化革命，其所傾力灌注者是評論；對於「新聞」的注意，則一直要到辛亥革命時代。美國新聞家伊凡 (W. Irvin) 說：「現在是訪員的時代，——新聞的時代，而不是意見的時代。我們所持以影響於公衆的，是靠着貢獻事實。」[52] 所以上海的新聞紙致力於消息敏捷之爭取，無疑的是必要的事情。

(5) 中國報界俱進會的成立和特別大會

50. 申報，1911 年10月13日。
51. 申報，1911 年10月15日。
52. 新聞學名論集，p. 9.

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八日至十一日）上海時報揭「宜創通國報館記者同盟會說」云有可祛之害三，有可興之利三。

可祛之害三：對於在內者，對於在上者，對於報館之記者；

可興之利三：可得互相長益之助，可得互相扶助之力，可得互相交通之樂。[53]

自從有了這個提議，到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南洋勸業會在南京開幕，上海時報乃與神州日報發起，藉各記者聚集南京之便，成立中國報界俱進會。上海方面報館贊同者有申報、中外日報、與論時事報、天鐸報。其他各地計有北京、天津、奉天、營口、吉林、哈爾濱、廣東、香港、南昌、贛州、漢口、杭州、南京、福州、成都、重慶、貴陽、蕪湖、汕頭、無錫等報館三十七家均表贊同。是年九月四日（八月一日）開成立會於南京，推郭定森（寶書）為主席。[54] 一九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宣統三年八月一日）開第二次常會於北京，推朱洪為主席。

民國成立，一九一二年 言論界脫離了重重的束縛非常愉快地解放出來。所以俱進會就在六月四日在上海召開特別大會。新加入的報館上海方面有民立報、太平洋報、民國新聞、民強報、啓民愛國報、民報、大共和報、黃報；別地則有北京、揚州、南昌、武昌、吉林、紹興、廣州十六家。推朱葆康（少屏）為主席，除章程稍有修正外，并改易名稱為「中華民國報館俱進會」。

此後因經費沒有着落，就無形消滅了。[55]

53. 中國報學史。p. 297。

54. 東方雜誌，Vol. 7, pp. 243—46.

55. 中國報學史，p. 296, p. 298.

中國報界俱進會特別會上海報館代表名單（附錄）

報館	代表
太平洋報	朱少屏
民立報	邵仲輝
民國新聞	呂天民　陶鑄　鄧恢宇
神州日報	曹民父　汪瘦岑
申報	孫起淵　唐幼常
時事新報	徐寄廎
民強報	王河屏
啓民愛國報	王河屏
民報	何竣業　楊若春
天鐸報	鄒亞雲　梁重良
大共和報	王伯羣
時報	狄南士
新聞報	汪漢溪
黃報	夏康聲　倪寄生[56]

56. 太平洋報，1911 年6月3日。

(6)政權開放與言論自由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三月十一日，公布臨時約法，其第二章第六條第四項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57] 加以這時政權開放，各黨競選，於是機關報紙如潮湧而起。當時北京是政治的中心，新刊當然最多；而上海各黨各會均有支部，所以報紙的數量不過次於北京。這時雖然言論龐雜，但都是各有獨立的主張，朝氣勃勃然的。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太平洋報嘗將上海報紙的屬於同盟會或反對派者，列表如下：

(屬於同盟會者) 中華民報 民權報 天鐸報 民強報 民立報

(屬於反對派者) 時事新報 民聲日報 神州日報 大共和報 時報 民報

新聞報 申報 東大陸報

反對派中的報紙，分屬各黨，茲不詳舉。

四 洪憲時期

(1)言論界的厄運

袁世凱稱帝的時候雖然很短，可是給予中國報界的損傷卻極嚴重。辛亥革命後，中國的

57.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p 243.

報紙本來很有希望走上指導政治的正軌，輔助各政黨推進法治政體；可惜這個剛燃亮的火炬，就被袁世凱熄滅了。袁氏在實行稱帝以前，久已蓄懷陰謀，因忌新聞紙揭穿他的秘密，對付甚嚴，所以中國的新聞紙直接受他的摧殘經過四年餘，流害尤其無窮。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二月十五日，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氏就職後，就積極把共和政府的大權攬入總統手中，一切舉動都違反公意。報紙有指摘他的，他就公然違背約法抑制之。[58] 自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七月贛甯之役後，就以大刀闊斧的手段，努力排除異己，積極為家天下的預備。又知道人民心理都不贊成帝制，自以祕密進行為佳，故對於言論機關監視很嚴。其時各地報紙據理執言，公正雄健的，莫不首遭封禁；上海報紙因租界關係，袁氏權力不能及到，則均被停止郵遞，並禁人民售閱。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八月四日淞滬警察廳出「禁售亂黨機關報紙」告示云：

案奉江蘇都督民政長兼會辦江蘇軍務行署通令，內開：照得新聞報紙，為輿論機關，自非宗旨純正，議論平允，不足以代表人民心理，導引政治進步。乃有民權，民立，民強各報，專為亂黨鼓吹異說，破壞民國，捏造事實，顛倒是非，信口開河，肆無忌憚，亟應從速禁售，以免淆亂人心。為此訓令該廳長遵照，凡民權，民立，民強暨亂黨各種機關報紙，立即禁止售賣，並佈告人民，一體知悉，切速勿違，此令等因，奉此。合亟佈告周知，仰各賣報人遵照，嗣後

---

53. 如1912年10月，日北京各[illegible]被[illegible]，為袁所不滿，即役[illegible]京[illegible]檢[illegible]中央新[illegible]等[illegible]報負責人[illegible]詢問，且將民視報編輯人拘禁，勒令交出訪員。

凡民權，民立，民强暨亂黨各種機關報紙，均卽禁止售賣，凡我人民，亦應一律勿再購閱上開各項報紙，以免淆亂人心，是爲至要。[59]

自此不甘沉默的報紙，因維持艱難，祇好自行停版。[60]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袁世凱公布一報紙條例三十五條；同年十二月五日又公布「出版法二十三條；對於報紙取締甚嚴。言論自由的約法，就被袁氏根本取消。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八月，籌安會起，上海的報紙僅賸五家：——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神州日報——全國報紙的銷數，亦從四千二百萬跌至三千九百萬。[61] 民國初年蓬蓬勃勃的報業氣象，至此蕭索不堪。其碩果僅存的幾家報紙，自受此打擊，以及後來連年有北洋軍閥的混戰，從此不欲牽入政治漩渦，遂漸趨於營業方面。經過後來十數年的努力，物質上的改良，日有進步；商業色彩，大見濃厚；至於言論則因不敢得罪任何方面，以致依違兩可，毫無生氣。並且漸而造成對外屈伏的現象，和報業的托拉斯化，將在後面詳述，其原因則均伏於此。

（2）帝制公開演進時上海報界的情況

籌安會成立後，袁氏稱帝的計劃就公開進行。當時北京的報界因處在權力之下，不敢有所反抗；上海的空氣則猶激昂：一方有超然派報紙的消極反對；一方有民黨及其他反袁派的報紙出版，積極抵制；更有袁氏的機關報，試欲插足於上海以謀對抗輿論，則遭民黨以

59。 新聞報，1913 年8月5日。

60。 天鐸，民立，民權，民強等報於贛甯之役後，1913 年內，停版。

61。 中國報學史，p. 184，p. 333.

武力驅逐。一時情況如下：

A 假時報案

虎厂雜記云：『籌安時代，京中各報，懾伏於權力之下，咸一致擁戴。惟順天時報頗多譏諷不滿之詞。然此報爲日人機關，且日人什九與項城（按袁世凱爲河南項城人故有項城之稱）不睦，宜其有非難之聲。故時人則不重視之。惟上海各報，除薛大可組織之亞細亞報外，所持論調，頗爲國人所注目。項城在京中取閱上海各報，皆由梁士詒袁乃寬輩先行過目，凡載有反對帝制文電，皆易以擁戴字樣，重製一版，每日如是，然後始進呈。項城不知也。一日，趙爾巽來謁，項城方在居仁堂樓上閱報，命侍衛延之入，寒暄畢，趙於無意中隨手取時報一紙閱之，略一審視，眉宇間不覺流露一種驚訝之狀，項城奇之，詢其故。趙曰：此報與吾家送閱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爲上海時報也，故以爲異。項城乃命人往趙家持報來閱，竟大震怒，立傳乃寬至，嚴詞詰之，乃寬竟瞠目結舌，觳觫而不能對。』[62]

從這件假時報案看來，可知當時官方壓制眞正民意而外，尙有假造民意的活劇；同時也可知上海超然派報紙仍保持着它的獨立。

B 上海亞細亞報案

袁氏知上海輿論不爲己助，在籌安會將成立時，就派北京亞細亞報總理薛子奇挾巨款

---

62. 中國報學史, p. 186.

來滬，運動各報贊助帝制，各報因求順人心起見，故皆峻拒之。薛子奇就創辦上海亞細亞報，賃公共租界山東路十一號房屋為館舍，其編輯部人員於八月底由京抵滬，以劉竺佛為主任，且不惜巨資遍登廣告購置新式機器。廣告甫出，匿名函件即紛紛而至，初僅詢問該報宗旨，其一署名「中國公民」，其一署名「帝制之敵」。既而所謂「中國公民」者，又來一函，質問不稽的理由，且謂「旦夕將有以報爾！」九月十日，上海亞細亞報第一號出版，竟「明白宣布，以贊助帝制運動為宗旨」。當晚就接到兩函，措辭激烈，令停止出報。於是館中辦事人員，乃不自安，於十一日晨請巡捕房派捕駐門首保護。哪裏知道這天下午七時許，就有人去拋炸彈，死守門華捕一，機匠二。[63] 該報並不停刊，且挾政府之力，要求從嚴根究。不料到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八時五十分，又有炸彈從二層樓窗口拋入，該館編輯部的百葉窗和桌椅都炸壞，主任劉竺佛幾被殃及。[64] 該館附近商店，以兩次發生炸彈案，非但危險，且營業大受損失，因商請房主東裕公司勸令該報館遷往他處。但是亞細亞報在他處不能得屋，延不肯遷。房主因於會審公廨控之。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三月三日判決，限該報館於三禮拜內遷移。[65] 該報覓屋不得，這纔停版。[66]

C 反袁報

袁氏既以籌安會公開演進帝制，中華革命黨及進步黨等也就預備正式討伐。此時

63. 申報，1915 年?月?日，
64. 中國報學史，p. 188.
65. 申報，1916 年3月1日。
66. 中國報學史，p. 188.

反袁派在上海所辦的報紙計有：

中華新報　民意報　民信日報　民國日報　共和新報

時事新報本爲進步黨的機關報，至是亦力抨袁氏。這些報都遭袁政府禁止銷售，所以祗能夠在上海租界區域內發行。

D 對於「洪憲紀元」的反抗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推袁氏爲皇帝。十二月三十一日申令改明年爲洪憲元年，又令各報照登。上海的反袁派報紙當然置之不理，仍用民國紀元；超然派各報亦不屈從僅載公元。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淞滬警察廳致上海日報公會函云：

「上海各報應各改用洪憲紀元一案，前奉宣武上將軍接准內務部佳電，如再沿用民國五年，不奉中央政令，即照報紙條例，嚴行取締，停止郵遞等因，飭行到廳，當經函請遵改在案。茲接上海郵務管理局來函，以此案奉交通部電飭照辦，函請查照前來。査各報不用洪憲紀元，既奉部飭停止郵遞，敝廳管轄地內，事屬一律，應即禁止發賣，并將報紙收沒。第以報紙爲言論機關，且上海各報館亦與敝廳感情素篤，爲再具函奉告，務希貴會轉知各報館，即日遵改。如三日內猶不遵改，則敝廳職責所在，萬難漠視，惟有禁止發賣，并將報紙沒收也。」

超然派各報不得已相商之下，乃以近於滑稽的手段，自二十六日起，報頭下以公曆紀年，更在公

歷下另用六號活字排「洪憲紀元」四字，（如甲圖）并將警察廳來函同日登出，以求國民的諒解。消極抵抗，亦煞費苦心。同年三月二十二日，袁氏因各省紛紛獨立，大勢已去，祇好明令取銷帝制。二十三日夜申令取銷洪憲年號，仍用民國年號；松滬護軍使於二十四日奉諭發出通告，於是上海超然派各報所用的紀元才恢復原狀。

（甲）

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	
一月二十六號	星期三
舊歷乙卯十二月二十二日	
洪憲紀元	

（乙）

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	
三月二十三號	星期四
舊歷丙辰二月二十日	

（丙）

中華民國五年	
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	
三月二十五號	星期六
舊歷丙辰二月二十二日	

（3）善後的措施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氏羞憤成疾死。七日，副總統黎元洪就大總統任；二十九日，申令遵行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的約法，報紙也恢復了一點活氣。六月二十日，上海日報公會電請交通部將袁政府停止郵寄的各報紙弛禁，內務部於七月六日咨各省區云：

「爲咨行事。准交通部函開：「據上海日報公會電稱：請大總統復商務報電，悉該報請准時事、中華、民國、民信、民意、共和新報等掛號通銷一節，業奉批交國務院核辦，現値百度維新，請大部仰體大總統盛意，電飭滬局准予掛號，以維言論等情到部。査前項報紙，原由前統率辦事處等先後行知轉飭禁遞或勿爲掛號，均經本部分別飭遵各在案。茲據電稱前情，除時事新報前准貴部

咨行轉飭仍准郵遞，並發還新聞電報執照，業經本部照辦；並共和新報由上海外交特派交涉員請郵局准其掛號，由郵政總局詳請核示，亦經本部函准貴部函復照准，均無庸再行置議外，其餘各該報紙應否准其掛號通銷之處，除函國務院外，相應函達貴部查核見復，以便飭遵」等因。並准國務院交同前因到部。除時事新報業經通行弛禁，及共和新報並未經本部查禁亦准郵遞行銷，毋庸再行置議外，查上海中華新報係陸將軍電請查禁，上海民國日報係統率辦事處函請查禁，上海民信日報係政事堂發交查禁，均經本部通行禁銷各在案。現在時局正宜宣達民意，提攜輿論，所有上海民國日報，中華新報，民信日報，應即准予解禁。至上海民意報並未經本部查禁，與共和新報事同一律，自可自由行銷。除函交通部准其掛號郵遞外，相應咨請查照施行。」[67]

報紙條例亦經總統黎元洪於七月十六日申令廢止。[68] 出版條例則遲至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始由政府下令廢止。[69]

五 歐戰時期

(1)國際宣傳戰在上海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歐戰發生，我國是處在中立的地位。英法德三國僑民向來在上海有着鞏固勢力的本國文字的報紙，這時各爲着祖國勢力作宣傳之防禦。同時對於中國方面











67. 新聞報 1916 年7月7日。
68. 新聞報，1916 年7月18日。
69. 中國報學史，p. 333.

也各展施其宣傳手腕德人辦有華文「協和報」英文「戰報」等；協約國方面則有法人的歐戰實報，英人的誠報等，均用華文編印。

(2) 德文報紙勢力的消滅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時，我國宣布對德奧立於戰爭地位。十六日，松滬護軍使奉外交部頒到處置敵國僑民條規九條，其第八條規定：「凡敵國人民所出書報，無論何國文字，該管地方官廳認為必要時，得禁止發行。」於是南京路的德文新報社（協和報亦由該社刊行）和大德和電報公司於十七日下午七時均由江蘇特派交涉公署委員會同公共租界工部局所派巡捕封閉。[70] 英文「戰報」旋亦被封。[71]

德人在上海辦的報紙，特別是德文新報，(Der Ostasiatische Lloyd) 本來也占幾分外交勢力。但自大戰以後，再行開設的報紙，卻專向商業方面活動。據一般的觀察，德國在滬報紙恐怕將來難有回復的希望，再也沒有外交式的報紙發現了。[72]

(3) 紙張的恐慌

上海華文報紙所用的紙張，都是舶來貨。歐戰既久，紙張的來源缺乏，於是各報不得不勉求國產機製紙張以代之，或是提高報紙的售價。時上海華商紙廠如華章、龍章、寶源各家，均仿造報張用紙，[73] 其出品較之外紙：篇幅稍狹，色稍白，質稍脆。申報於一九

70. 申報，1917 年8月19日。
71. 申報，1917 年8月31日。
72. 中國新聞發達史，p. 44.
73. 申報，1917 年7月19日。

一八年（民國七年）秋即用寶源紙廠的紙印刷。[74] 新聞報則於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起的加批價。[75]

（4）歐亞電訊網的構成

上海報紙的記載，向來祇注重東亞一隅，對於國際新聞，不過從隔期的外國報章雜誌上翻譯一點，聊備一格而已。自歐洲大戰發生後，始[illegible]求歐洲消息的靈通。上海華文報紙所用路透電訊，平時每月給費百元，此時加給一倍。[76] 同時，歐亞電訊網也有了進展。

回溯上海最早經營國際新聞的機關是英國的路透電訊社。該社本部的創始在一八五八年（清咸豐八年），而來華東方面的活動，則始於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在上海設了一個代理部。這時候祇有字林報購用它的新聞稿，而該社的目的，是要搜集中國各地的消息供給於本部。當時歐洲的海底電線尚未接到香港，中國內部也沒有安置陸綫。路透社於一八七一年三月曾發一通啓，宣言該社擬接收中國各方的新聞消息，先由郵訊達新嘉坡，再以有綫電報轉發倫敦。通啓內并述及有一位格蘭脫君 (C. M. Grant) 許久做了貢獻很大的事，便是在上海搜集了新聞消息，由海路寄往天津，由天津經過很遠很危險的陸路送往西比利亞哈克圖的大北電報局，再用陸綫拍發歐洲。這樣，比較由蘇彝士河經過每月一次的歐亞航程，可以減少了若干時日，這確是一件值得努力的事。[77]

---

74. 申報，1918年9月10日："本館現用紙，係上海楊樹浦寶源紙廠所造"。
75. 新聞報，1917年5月21日。
76. 上海閒話，p. 181.
77. 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 p. 45.

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英國大東電報公司海綫展接至吳淞，并獲得登陸權，於是依照下列的綫程，上海就可以同歐洲直接通報了：

吳淞至川石山——川石山至香港——香港經關島新嘉坡至歐洲。[78]

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中國電報局開辦上海天津間陸綫，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北京天津間陸綫織成，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北京陸綫橫過蒙古展接至哈克圖，與俄國西比利亞陸路電綫連絡。[79] 於是上海歐洲間又增多了一道通報的路綫。

從此以後，歐洲的電報通訊，在上海當天就可以收到，至遲也不過隔了一天。路透社藉英國海線的專權，輔以華歐陸線，在上海保持了許多時候國際通訊的權威。

歐戰既起，歐亞陸線既遭阻隔，海線又時常被[illegible]破壞，雖然英國當局特別留心保護其海綫，但是到達上海的路透電訊常非四日至一星期莫辦。[80] 不過另一種超越空間的通訊工具在滬歐間通報宣告成功了。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一月一日，法國外交部向法國無線電公司買得上海顧家宅的無綫電臺，（Wireless station at Koukaza）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初，調電信專家博羅爾曼（M. Bro'eman）由廣州灣來滬主持該臺。博氏將電機改良，增進接電的

78. 謝彬：中國郵電航空史，p. 220, p. 223.

79. 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 pp. 47—48.

80. 舉一例，這時候路透社巴黎一日所發電訊，至四日甚至六日乃到上海，五日或七日始能載於報端。歐戰既罷之一年內狀況還不佳，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字林報云："海訊傳遞現仍不迅速，大東電報局發往歐洲的電報，平均要六天才能夠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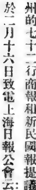
能力，於是該臺能接收六千英里以外的電信。當是年五月中旬布置初畢時，就能接到美國華盛頓的電訊。這時路透社本埠所發出的美國消息，多數是該社供給的。博氏復加意改進，自九月二十五日晨六時起，已能接到法國里昂城發出的無綫電訊。[81] 博氏乃與巴黎議定，每日由里昂發電傳至上海。發電時間，在歐洲爲夜間十時，而在上海則爲清晨六時。因此，往往戰訊在歐洲未發表之前，就傳到上海，上海居民與歐洲居民乃幾能同時接讀戰事報道。[82] 這時各報都特闢「法國無綫電」一欄來容納這種新聞。

上海里昂間通報成功的時候，聯盟國戰綫已遭協約國戰綫的最後包圍而力盡勢蹙，所以顧家宅電臺所報告的都是屬於趨向「和平」的消息，[83] 而這消息正爲怵於久戰的外僑和已經參加協約國戰綫的吾國國民急於知道的，而這最速的報告世界新聞的無綫電臺乃大受市民的歡迎，國人也由此而留心國際時事起來。

(5) 全國報界聯合會成立

歐戰的末了一幕便是在巴黎開和會。同時，國內連綿數載的爭戰，也有了妥協的希望。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二月，南北和議在上海開會，各地報館都派代表到上海採訪消息。廣州的七十二行商報和新民國報提議借此機會組織全國報界聯合會。於是廣州報界公會於二月十六日致電上海日報公會云：


































81. North-China Herald, Vol. 128, p. 735.
82. North-China Herald, Vol. 129, pp. 32—33.
83. 如'布國簽定休戰條約''德軍宣告停戰'的消息，於10月上旬陸續由里昂發來。

「歐戰結束,南北息兵,世界與國內和平問題,關係國家存亡,人民利害。全國新聞界應不分畛域,泯除黨見,研求正誼,一致主張。外爲和會專使之後盾,內作南北代表之指導。準茲前提,特由本會同業共同決議,結合全國報界,開聯合會於滬上,幷由各報推定代表赴滬協商組織事宜。除通電全國報界外,謹電奉聞,至斯會開於上海,擬公推貴會就近主持一切事關報界全體,尙望預爲籌備。」[84]

上海日報公會當復電贊同,廣州各報就派代表來滬籌備,並設事務所於靜安寺路二十二號。加入的報館計北京十五家,上海十三家,廣州九家,南京七家,漢口五家,天津一家,福建、浙江各三家,四川、雲南、貴州共六家,湖北、安徽各二家,山東、山西各一家,餘如內地的揚州、武進、無錫、桐鄉,海外的小呂宋、檳榔嶼、仰光、檀香山、維多利亞、雪梨、舊金山,也都有代表到會。

是年四月十二日,廣州報界代表在上海宴請各報館代表,又議定加入國內外報和各通訊社。

十五日,假南京路大東旅社開成立會,計到代表八十四人,代表報館通信社八十三所。公推本埠民國日報代表葉楚傖爲臨時主席。[85] 除討論章程外,議決下列各要案:

一 對外宣言案

二 對借款宣言案

84. 新聞報,1919 年2月17日。

85. 新聞報,1919 年4月13日。

三　維持言論自由案

四　減輕郵電各費案

五　陰曆年終報不停版案

六　拒登日商廣告案

該會幷在上海發行「平和日刊」，記載國內外和會消息，由林萬里編輯。約定與會期同時休止，但至四月二十七日，該報見會議空氣沉悶，遂宣告先行停刊。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五月五日，該會在廣州開第二次常會，上海重要報館未往參與。第三次常會，本定於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五月在北京舉行，會員忽發生齟齬，後遂消滅。[86]

六　五四運動

(1) 拒刊日商廣告

巴黎和會裏中國收回靑島的提案失敗消息傳來，舉國騷然，由於靑年學生的大聲疾呼，造成空前震撼的五四運動。這種運動對於中國前途的意義，一方面是經濟的移動，一方面是文化的移動。現在先說經濟移動的影響於新聞紙者。

歐戰的時候，日本在東亞的航務，金融，商業有長足的發展，他們在上海方面所設的代理所和商店十分發達，也常常借中國報紙的廣告地位對華人宣傳「仁丹」「味之素」兩種廣告

86。中國報學史，p. 302—3.

所占版幅尤極多。再詳舉一例，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二月十八日的申報所登日商的廣告有十一起之多，外加商業新聞佔一百十三行：

A 廣告

版次	廣告者	所佔地位
第二版	住友銀行	九英方寸半
第三版	朝鮮銀行	九英方寸半
第四版	大橋洋行	十五英方寸
第五版	東和館（活動影戲園）	六英方寸
第五版	伊藤醫院	十二英方寸
第九版	東方催眠術講習會	九英方寸
第十二版	中鄉氏函授東文翻譯所	四英方寸半
第十二版	東方汽船會社	十二英方寸
第十三版	日信洋行（清快丸）	三十五英方寸
第十二版	旭日玻璃有限公司	六十五英方寸
第十六版	東京電氣公司	二十英方寸

B 商務消息

國外匯兌（三行）金市（四行）股票證券（一行）棉紗（九〇行）輪船進出口日期（十五行）

五四運動發生後國人一致排斥日貨，爲經濟之抵制，當時的七家上海華文報紙議決不復刊日商廣告，於五月十五日各報刊如下之申明：

敝報等公決，自五月十四日起不收日商廣告並日本船期匯市商情等。特此通告。

申報，新聞報，時報，神州日報，時事新報，中華新報，民國日報公啓。

從此以後，華文報紙上就難得看到日商廣告了。

(2)新文化與報紙副刊

中國的現代文化運動，雖自中日戰後便已開始，但因經濟方式尙停留在舊階段內，所以不能如意地發展。歐戰既發生，民族工業得以抬頭，不過還遭着日本的壓迫而已。五四運動的工作，一面在排斥日本經濟的侵略，一面也領導中國文化的革新。在報紙方面最顯著的影響便是副刊的改革和進步。如時事新報的學燈，民國日報的覺悟，申報的常識，都是新文化運動中的產物。

(3)公共租界印刷附律案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春季，二次革命暴發之前，及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秋季，反對袁氏帝制的進行，開設於公共租界中的民黨機關報頗多發言；工部局擔心着這等「擾亂租界之循軌生活」的事情，就恢復了繼續進行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立法管理華文報紙的意念。[87] 一九一

87. A. M. Kotenev: Shanghai, Its Municipality and the Chinese, p. 81.

六年，（民國五年）二月，工部局因提議修改地皮章程附律中交通規程的便利，附帶在附律第三十四條「執照費」規定中加入關於印刷品領照的規定，使界內印刷物件　包括書籍報紙　因領執照而受其節制。[88] 此案提出於同年三月二十一日納稅人臨時會，會衆因外人本身所辦印刷物亦將受此律約束，即着工部局加以修改。此案因而延擱了兩年。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後，報紙上排日與指摘內政的言論，及學生宣傳物盛行，引起了工部局極度的不安，感覺到「對付華文報紙緊急處置的必要」[89] 就重將印刷物領照條例及理由草成一案如下：

「改訂工部局章程條文內，遺漏報館給照印書館給照之章程，為事殊未免重大。工部局應有權以保存治安秩序。觀最近學生事件，可見此項風潮，後來遍及中國人間工商各界。最要者，工部局應有權為立刻之處治，不須憑藉其他權力，得以阻止意圖煽惑或破壞和平之印刷物之刊行。故工部局之意，擬於領事團修正以備提交納稅人會議之章程中，第三十四條附律不准條內，羊字與實字之中，加入一語云：「或經營印書石印雕刻之業或印行新聞紙雜誌等」字樣」[90]

這項消息一傳出去，各方立起反對，工部局乃改變計劃，將此案另行訂成附律第

88. 參看本期刊，第二年，p. 41—2.

89. Kotenev: ibid., p. 83.

90. 中國報學史，p. 369.

三十四條A: 提出於同年七月十日的納稅人特別會[91]

(一)下述附律當稱爲第三十四條A字附律,請通過:「無論何人,如未先從工部局領取執照,不得經營印刷人石印人雕刻人之事業,或印刷或發行任何新聞紙雜誌,或印刷品內載有公共新聞消息,或此項範圍內之事件者;如係外人,則其所領執照須由其該管國領事副署。工部局關於此項執照,可徵收執照費,並須行納捐人常會或特別會議所可核准之條例,惟此項條例,於頒行以前須由領事團批准。無論何人,凡違犯此附律之規定者,當每次予以處分或處以不逾三百元之罰款,或按違者所適用之法律,加以他種處分。無論何人,凡襄助發行或傳散任何石印品雕刻品新聞紙雜誌或他種印刷品,而不於第一頁載明印刷者之姓名住址,如不止一頁而不於最後一頁亦載明者,當每次予以處分或處以不逾二十五元之罰款,或按其所適用之法律,加以他種處分。

(二)工部局須先經領事團批准後,得對於經營印刷人石印人或雕刻人事業,或印刷或發行任何新聞紙雜誌或印刷品各種執照,頒行下述條例:(一)執照當陳列於領有執照屋內顯明之處;(二)偵查巡捕與收捐處人員,可自由入內;(三)領有執照屋內所印任何新聞紙雜誌或他種印刷品之名稱,須正式註册;(四)領執照者之名,姓,住址,須刊明於任何石印品雕刻品新聞紙雜誌與印刷品之第一頁,如不止一頁,亦須刊明於最後一頁,然後始可發行;

91、本期刊,第二年,p. 46.

(五)領有執照者，或領有執照之屋，不得印刷或石印或雕刻或複製或發行齷齪或淫穢性質之件；(六)領有執照者，或領有執照之屋，不得印刷或石印或雕刻或複製或發行煽亂性質，或其性質足以煽惑致成破壞治安或擾亂秩序者之件；(七)凡任何印刷品石印品或複製品或發行品，違犯上列第五款第六款者，得由捕房扣留沒收之，而領有執照者，得由捕房控告之。如在不安靜時，凡違犯上列第六款者，其執照得立即中止之，俟領照者所屬之法庭於工部局起訴該領照人時判決應否給還執照，或繼續中止，或永遠吊銷。此外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除先由工部局向領照者所屬法庭起訴後，由該法庭判令停發執照若干時期者外，執照不得中止。[92]

是日，會衆中日僑一三八人一致投通過票，結果，贊成者二六九人，反對者一五九人，印刷物領照附律就經納稅人會通過。[93] 但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領事團批准各條修正附律時，對印刷附律却未提及。工部局乃要求領事團對此案起草，領團主張工部局只管理華人報紙，且將領照方法改爲註册。工部局卽以此草案作爲附律第三十五條A，提交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的納稅人特別會，要求通過，因未足法定人數延會。[94]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 工部局嘗三度召開納稅人特別會，結果都不足法定人數，印刷附律也永遠懸擱着，不打消也未經承認；雖然該案每當提出納稅人會之前，上海書業商會、

92. 中國報學史，p. 369—70.

93. 申報，1919年7月11日。

94. 書業商會等四團體發表印刷附律問題之經過。

上海書業公所上海日報公會書報聯合會都曾劇烈的反對，并發表致納稅西人書聲述理由，請勿將此附律通過[95]；但工部局不顧一切只管屢次提出企圖着能經通過。

(4)法租界的印刷律

五四運動時，開設於法租界的留日歸國學生所辦的救國日報，既被法租界當局認爲有煽惑擾亂的危險性，且鑒於公共租界當局在積極進行着立法管理印刷物，法總領事就根據一八六八年四月十四日（同治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公布的法租界公董局組織章程第十三條「總領事應有担負保持租界內秩序和公安的任務」的規定，制定印刷律七條，於一九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公布：

(一)無論刊行華文雜誌書籍新聞紙等書社報館，如未奉法總領事允准，不能在法租界內開設。

(二)前條內開之准許請求書須載明負責之經理人姓名及所抱宗旨，如有社章，須與請求書同時呈遞。

(三)如請求已准，無論書籍雜誌新聞紙及印刷文件非於印成後立送一份於法捕房及法總領事署不能在外發行。

(四)如捕房查見刊行文件內有違反公衆安甯或道德者，經理人著作人如有印刷

95. 同前。

人，一併送會審公堂追究，按法懲罰。

（五）無論書社報館，不照第一條規定開設，可由捕房隨時封閉外，並將違章者送公堂追究。

（六）此令自發表日起實行。

（七）此令由法捕房總巡執行。[96]

法租界的政治是由法總領事獨裁的，所以其印刷律沒有經過阻礙就成立了。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國民日報因未得法領准許而不能在法租界出版，[97]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文學」雜誌因未請准許而出版，被控罰洋十元，[98] 都是援用此項印刷律。

（5）小報的長成

所謂小報是說它的篇幅小內容「專載瑣聞碎事，而無國內外重要電訊紀載」[99] 之類的報紙。

上海最早的小報是著「官場現形記」的李伯元創辦的「游戲報」，出版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光緒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00] 同年十二月三日十一月十日 又有德人鄒嘗辦的「奇聞報」出版。[101] 次年，前蘇報主筆鄒弢辦「趣報」，前新聞報主筆孫

96. 新聞報，1919 年[illegible]月30日，1919年7月4日。

97. 參看本期刊，第二年，p 285.

98. 出版消息，No. 28.

99. 申報，1934 年1月16日，南京專電，中央宣傳會解釋取締小報標準。

100. 上海市通志館收藏該報第一號。

101. 申報，1897年11月26日。

玉聲辦「采風報」，這兩種都用五色紙印行；[102] 字林滬報館亦出小報名「消閑錄」。[103] 後李伯元以「游戲報」讓與他人，復自辦「世界繁華報」；孫玉聲亦以「采風報」讓與俞達夫，復自辦「笑林報」。[104] 同時繼起者，有寓言、時新、獨立、便覽、奇新、海上文社、暢言、趣聞、娛閑、通俗、時聞、花月、陽秋等報，都是旋起旋仆，爲日無多，祇有遊戲、笑林、繁華三家支撐最久，[105] 在此時期中的小報均按日發行，「性質大致都爲專記妓女起居，嫖客生活，戲館京角等等」。[106] 所以這是上海小報的「花報」時代。

民國初年，小報稍稍冷淡了一些時候，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新世界遊藝場發行「新世界日刊。」[107] 次年，大世界報，勸業場日報，新舞台日報相繼而出，一時「戲報」大爲盛行。上海的戲園和游藝場，一向是有貼在壁上的戲報，即所謂「海報」者是。[108] 但是「海報」不過刊登戲目，並不載游戲文字。自新世界日報聘孫玉聲主編，加入游戲小品，很能風行一時，各戲場競相仿效，大世界報聘孫玉聲主編，而新世界日報則由鄭正秋繼之，勸業場日報聘苦海餘生主編，新舞台日報聘郁慕俠主編，於是造成「戲報」式之小報時代。

---

102. 孫玉聲：報海前塵錄。
103. 申報，1898 年12月1日。
104. 上海最早小報談；報海前塵錄。
105. 中國報學史，p. 262；報海前塵錄。
106. 上海最早小報談。
107. 新聞報，1916 年11月24日。
108. 報海前塵錄。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神州日報的主人佘洵（大雄）約了張丹斧，包天笑等辦一張三日刊，名爲晶報，三月三日創始，內容包括短評、小說、筆記、俏皮話、劇談、插畫、名優、名妓、寫眞、衣食住、新智識、求疵錄等。[109] 這張多方面含蓄「三」字的小報本來是一種新的嘗試，不料竟在讀者方面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於是各種「三日刊」小報又盛行起來。穩坐了十年江山。一直到上海的大報形成托辣斯化的時期才發生另一種變遷。

七　五卅慘案

（1）上海報紙和五卅慘案的關係

歐戰結束後，戰勝的強國亟欲恢復其經濟的景氣，於是重來騷頓東亞市場；但是日本在大戰中已計劃全部把持我國的利益，不免與歐美起了衝突。然因鑒於大戰的痛苦，於是互相諒解，共同加緊壓迫弱者。由此必然地釀成中國民衆的反帝運動，五卅事件不過是顯著者而已。而五卅事件的發生，又與上海新聞紙有連鎖的關係。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上海日商內外棉紗廠發生空前的大罷工，四月，青島日紗廠繼之，就是民衆反帝的先聲。此時把握全國輿論界權威的上海報紙，對於這種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發言却甚爲曖昧；眞相既不盡予刊載，評論也在不知不覺中代那班肆行經濟侵略者辯護，而抹撥了這次罷工的正面意義。試舉一段當日著名日報的社評，以見一斑：

109。申報，1919 年3月5日。

三數年來,我國紡織事業日趨不振,日人因勢利導,在華遍設紗廠,自青島以至滿洲,而西達於漢口,考其營業,均能獲相當之利益。此固應讚賞日人管理經營之得法;然在日人方面似應知我國工資低廉,工作耐苦之勞工,實有莫大之助力也。……今日勞資之糾紛,總不出待遇與工資問題。吾以爲我國工人慾望甚小,耐勞力強,日人苟能用待遇日本工人方法以待遇華工者,則工潮或者不至發生。」一九二五,四,二三。

上海報紙所以有這種現象,當然是有所由來;而由這種現象發生的影響就成爲直接間接的造成此次慘案的原因之一部份。胡愈之「五卅事件記實」論其因果甚詳:

「上海的報紙和五卅慘案的激起,實有直接間接的關係。上海的報紙因開設在公共租界內,不受中國官吏的管束,所以對於內政言論較爲自由。反之,對於租界當局,却受着無形的壓迫,往往不能自由發抒意見。上海各日報偶有攻擊捕房的言論,往往被拘捕罰金。日紗廠第一回發生罷工時,就有數家報館因登載了一篇工會的宣言,被判決罰金。所以二次風潮發生時,上海報紙上只有數段殘缺的冷靜的記載,對於日廠暴行不敢發表公正的抗議。所以外間對於此事絕少注意。同時上海各大學學生(學生對工人向來較有同情的態度)因顧正洪被日人非法擊斃,中國官廳絕不干涉,頗爲不平。又因報紙態度消沉,所以派遣學生沿途講演顧正洪被殺的眞相,使各界引起注意。此時捕房因學生有援助工人的舉動,便遷怒於學生。……」[110]

(2)上海報界的恥辱

五卅慘案爆發了！中國民衆激於公憤，聯絡抗爭，造成空前未有的大示威。但是開設在上海租界中的報館，還是隱忍着淡然無所表示。

公共租界當局陡聞睡獅怒吼，亦爲吃驚，因發刊華文「誠言」，載其辯護之詞，欲藉以和緩中國人的愛國運動。一方面印貼於沿街，一方又當作廣告送申新兩報刊登，兩報竟然接受了，在七月十一日刊登出來。各界見而大憤。次日上海學生聯合會即在其他各報登載啓事，將該會在該兩報所登廣告一律撤消；同時又在租界以外扣留該兩報，不准出售；並擬通告全國，一致激烈對付。該兩報不得已向學生會解釋內容，學生會因提出要求：

(一)登闢誠言之廣告；

(二)登闢誠言之評論；

(三)登載啓事向全國道歉；

(四)印闢誠言十萬份；

(五)捐助工人十萬元。

該兩報除第五條改爲自定捐助數目外，餘均承認，其事始寢。[111]「闢誠言」稿於同月十七日在廣告地位發表。

110。東方雜誌，五卅事件臨時增刊。

111。中國報學史，pp. 230—31。

上海的報紙因注重營業之故，均賴廣告為生命線；上海是外商對華貿易的總樞紐，報紙亦幾乎成了外貨宣傳的總機關。五四運動後，嘗拒刊日商廣告；五卅慘案起，國民又要求拒刊英商廣告，但英商廣告尤多，所以報界雖然為公憤起見，嘗一時割棄，可是不久仍恢復了原狀。即在拒刊時期內，尚發生過英商在華文報上刊政治作用的廣告的怪現象：

五卅慘案既發，六月中旬各界要求各報停登仇貨廣告，各報於十九日表示「其無契約者業已停登，其有契約者，因未滿期，未能即停。」所謂有契約者，即指英美烟草公司，該公司和上海的九種報紙——新聞報，申報，時報，時事新報，神州日報，中華新報，新申報，民國日報，商報，都訂有長年合同，故各報不能自由停登，乃共延梅華銓律師向英美烟公司磋商，將該公司與各報所訂之廣告契約暫停履行，商榷四五次，該公司堅持不允。各報祇得照舊訂契約履行，一面刊登該公司廣告，一面登明至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滿後，「當有更進一步之表示，以副各團體之厚望。」[112]

就在這合同期內，廣告者恃着金錢與契約為護符，視各報的特定廣告地位為割據的地盤，所刊載的宣傳言詞已完全軼出商品廣告之外。試觀下列的英美煙草公司「廣告」一則，載於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各報紙：

▽大前門　最先在中國製造之上等香煙

對於紙煙業英美煙公司種種籌劃其發展，不遺餘力，故得臻至今日如此宏大之境況，

112。1925 年7月21日各報。

凡當地可以發展之實業公司無不盡力提倡之。

本公司曾費巨金，敎導華人改良種煙法，藉以增進中國煙葉之生產。現在上海，天津，漢口，哈爾濱等處，均建立煙廠上海天津青島三處，並建有印刷工廠。上海一處，更建有機器工廠與錫紙廠，並鼓勵華人製造他種必要物料。

此種事業增進農地之財源甚鉅，況雇用華人已達數萬。此數萬人及其家庭，均得度其安樂之生活矣。

以指導社會的喉舌，而竟刊載凶乎企圖混淆準確理解的辨護詞與「中國人必須與外人經濟合作」其實是受他們的槐儡——始能維持生活」的暗示的公布，在民族的危急關頭而被敵人利用至此，這不獨開世界上報紙未有的怪例，而且是上海報界難以清洗的恥辱！但其形成是有原因的 歷史的與經濟的，卽報館之託庇於租界與依賴於外商廣告，平日屈伏以求存，一遇事變，就被鐵鍊鎖住了不能動！啊，可憐的上海新聞紙啊！

(3)工學報和國貨報

民衆的情緒是那麼的高，上海固有報紙却不能做他們的前衞，於是在工學界自己辦的報紙出來了：

工商學聯合會日報　血潮日報　公理日報　中國學生　上海學生　總工會五日刊

工人畫報　英文學聯週報"The Union"

同時，民族工業在抵貨運動下獲得良好的效果，於是國貨報發行得也極多，其數量在前此後此都沒有同時這樣多的：

國貨週報　愛國報　國貨日報　國貨評論刊　中華國貨旬報

(4)帝國主義者新聞政策的潰滅

公共租界當局槍殺大批無辜中國工人學生，自知理屈，急欲辨護，外國公使亦同此心理，所以六月二日北京公使團會議，決定訓令在華外報，「盡量宣傳學生與俄人聯絡，使世人不表同情於學生運動。」[113] 因此慘案後一星期內的上海外國文報紙對於中國民衆的論調，「不曰赤化，卽曰排外，其所紀述，Mob, Demagogue, Anarchy, Uprising 之字樣，不一而足。」[114] 工部局還以爲不夠，對於牠自己的半機關報字林報還曾發出如此的諮誡的函件：

「外國報紙，近載張皇性質之消息，足以增加目下之不安靜。且義勇隊司令與捕房總巡雖日與以探明眞相之便利；而於一定之事件，乃以不正確無根據之言，採作新聞，本工部局殊爲駭異。茲特奉命通告，若繼續有以上各項情事發生，其結果將嚴行檢查報紙。然因工部局非至爲公衆利益起見必不得已而出此時，不願採取此項舉動，必須加意審察爲荷。六月五日，工部局總辦魯和」[115]

---

113. 時事新報，1925 年6月4日。

114. 時事新報，1925 年6月6日，社論。

115. 時事新報，1925 年6月9日。

但是公理終不為淺薄的宣傳所掩蓋，世界上同情於中國工人學生者是一天天的多了；同時，由於工學報的呼喚，警醒了無數的中國民衆，租界當局甚形狼狽，於是展施其第二步新聞政策的手段，就是辦反動的華文報紙來混淆中國民衆的視聽。

第一種反動報是「誠言」，六月三十日創刊，徧貼在租界街道上。「誠言」首三號的內容是：

第一號載英外長張伯倫 (Chanberlain) 的演說。

第二號說沙面一役，由中國學生先行放鎗。

第三號說蘇聯對於中國的野心。[116]

第二種反動報是「救國午報」，八月中旬出現，「措辭荒謬，立論完全媚外。」[117]

中國民衆當然不會受它的欺騙，租界當局的這種心思是費得多餘了的。但是另一方面售賣公理日報的小販被捕，（六月十七日）印刷熱血日報的印刷所主人被拘，（六月二十八日）代售英文學聯週報的民智書局被搜查，（七月十五日）發行東方雜誌五卅專刊的商務印書館被控，（九月）[118]見得它們的宣傳的抵制已不知何時變為武力的壓迫了。……當然，帝國主義的新聞政策是因此消滅了。

（5）印刷附律的消滅

116. 東方雜誌，五卅事件臨時增刊「什麼是誠言」。

117. 申報，1925年8月22日。

118. 時事新報，1925 年6月份；申報 1925 年7月份及9月份。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四月，公共租界納稅人舉行年會時，工部局又以印刷附律提出召開特別會，仍因不足法定人數延會；而它急於求通過乃定於六月單獨召開納稅人特別會，其勢甚爲凶猛，華人團體乃竭力宣傳反對。[119] 剛巧在開會之前，五卅慘案發生了，各界向工部局提出要求，取消印刷附律亦爲其中之一。[120]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六月十九日，上海領事團發言人謂：印刷附律及其他附律本次納稅人會已不提。[121] 此後就無形消滅了。

八　國民革命

（1）從黑暗轉到光明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初，中國國民黨領導着反帝反封建的民衆順長江而下，勢如破竹，軍閥們是恐慌得難以終日，當上海還在他們的殘餘勢力下，對於新聞界監視得很嚴。一月六日，上海防守司令李寶章召集上海各報館記者談話，禁止刊載國民黨的通電宣言紀事等。[122] 九日，市民公報，中南晚報被封；[123] 十日民國日報被迫停版。[124] 其餘各報也懨懨沒有生氣，大家祇在候着曙光衝破黑暗了。

勝利終屬於民衆。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革命軍克復上海，二十二日，二十五

119. 申報，1925 年5月20日。
120. 胡愈之：五卅事件紀實。
121. 時事新報，1926年6月20日。
122. 申報，1927 年1月7日。
123. 申報，1927 年1月11日。
124. 申報，1927 年1月10日，'民國日報啓事'。

日民國日報、中南晚報相繼復版，[125] 每個報紙都從暮態變為朝氣。同時，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政綱草案，對於新聞事業曾經定過保護的條如文下：

一、廢除束縛言論出版之苛法；

二、新聞記者不受軍法裁判；

三、公共交通機關，新聞記者得免費使用；

四、公共機關應請規定時間，接待記者；公共場所，記者得自由出入採取新聞。[126]

（2）裁制外報的猖獗

外人在華所辦報紙，最初不過是僑民間交通的工具，進而為商業市場的媒介，及至中國的現代報紙盛行了起來，它們又變為對付華人輿論的政治機關了。一九一一年三月（宣統三年二月）天津星期西報（Tientsin Sunday News）嘗明白指出在華外報的目的道：『保衛外國在中華所有之政治商務利益，幷抵拒華人之輿論。』[127] 他們恃着國勢和領事裁判權的護符，本無忌憚；而中國當軍閥執政時代，因外人為其後台老板，從來不敢加以些微的干涉，愈使他們猖獗起來，造謠，攻擊，凡不利於中國的事情，無所不為。國民政府既成立，就決意加以懲創，裁制它們的猖獗。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上海字林報的社論詆毀黨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

125。申報，1927 年3月22日，25日。

126。報壇逸話，p. 51。

行委員會就下令禁止該報在中國境內發行，並訓令海關當道查禁該報出口。[127]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月本埠日人所辦上海日日新聞每日新聞兩報，也因迭載挑釁性質的謠言被淞滬警備司令部一度取消其郵寄。[128]

（3）對外宣傳機關的活躍

自中國的門戶開放以來，和國際的關係日益密切，這是一定需要有交換意見的刊物，才足以應付。但是外人對我者雖多，而我們却向來少有應付外人的。溯上海刊行的中國人主編的外國文報，始於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的新報，繼有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的南方報，但都是中英文合刊，而且都是不過一年半載後就把英文撤去，成為單獨的中文報。但是我們得明白新報的經費是出於道庫的，南方報的創辦人曾任上海道，道台是當時的地方外交官，唯其兩報與道台發生關係，才多少帶上點外交的色彩。此外就不能夠再找出來了。

孫中山先生活動革命時，有許多地方得著友邦人士的幫助，他也能夠竭力的聯絡外人。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和他的同志嘗約了外籍友人創辦宣傳中國革命的英文報紙，即後來著名的大陸報。雖然孫先生及其同志是因了實際工作的忙迫，後來並未有暇利用它。到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中國國民黨因對外宣傳反對北洋軍閥，又在上海辦有英文滬報。

但是中國政府及人民團體對外宣傳報紙的盛行，是要算到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以後，

127。申報，1929 年4月23日。

128。時事新報，1931 年10月13日。

英人所辦平津泰晤士報 (Peping-Tientsin Times) 對於這件事情曾用着希奇的眼光看了說：「在中國國民革命裏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上海及其他地方英文刊物如潮湧般出現。」（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

在上海方面所出者多數是定期刊，（細目已見本期刊第一年第三期茲不復舉）日報則僅自外人收回的大陸報一種。

(4) 報業的托拉斯化及其反應

國民革命成功以後，上海的大報共存五家：除了民國日報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報外，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時報四家都是以營業來維持的。上海報界以營業為維持的基礎，始於袁世凱稱帝時期，到這時候已顯見資本上的發展；申報尤為其中巨擘。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時事新報改組時，申報就已吸收其股份；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美人福開森將其擁有大部份的新聞報股份出賣，申報方面即進行收買。當時申報大有形成上海報業唯一報業托拉斯的趨向。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市黨部對於這件事，恐報紙之獨占於一二資本家之手，曾有過激烈的反對。[109]

上海報業既發生高度資本主義化的現象，就顯著地有以下兩個反應：

(一)在托拉斯圈外的營業性質的報紙，既不能作正面的抵抗，乃趨向於黃色新聞化來迎合低級趣味以圖生存。往年路透社遠東經理唐納宴請中國報界席間致詞謂：『中國報紙之發

129. 郭箴一：上海報紙改革論，p. 40.

展，雖多少與西方報紙相同，然無西方一部份報紙故意危言駭人聽聞之痕迹。西方報界所常經過之「黃新聞」階級中國報紙殆可避免之歟？果爾固中國報紙之大勝利也！[130] 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報界不能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路線，美國式的「黃色新聞」就必然會出現的。

（二）前些時候的三日刊小報，都是談談風月的，至此亦多轉而涉及政治，並且又恢復出日刊的風氣，如以「三日」為名的晶報也變做日刊了。這是因為各大報既在同一統制之下，意見消息容有未盡，於是小規模的發表言論的報紙就蠭起了。[131]

九 最近的進展

（1）報業教育的發達

報紙的經營與製作本為現代的專門技術之一。但是中國的新聞人，自始卽由無聊文人及落魄政客充任；其後雖多有志者奮任斯業，又大半未曾受過報學的專門訓練；因此要求報業的進步實無異在黑暗中摸索。上海之有報業教育，始於聖約翰大學的報學系，而南方光華國民復旦滬江各大學及國立上海商學院相繼設報學專科，復有民治新聞專科學校及申報新聞函授學校成立，目下教育報業的機關既多，將來這新的專門人材出任，一定能夠使報業進展於新的階段。各報學專科和專校的沿革和狀況如下：

---

130. 申報，1921年5月19日。

131. 李異：從小報說到大報，（載新聞世界，No. 1）。

(A)聖約翰大學報學系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由該校教授卜惠廉（W. A. S. Pott）在教務會議中提議設立報學系，附於普通文科，請密勒氏評論報金融編輯帕脫遜（Don D. Patterson）兼任其事，故授課均在晚間。一時選讀者達四五十人。校長見學生對於報學至有興味，乃函告美國董事部，添聘報學教授一人。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武道（Maurice E. Votaw）來滬主任教務，於是報學課程漸多，每學期選讀者，均約五六十人。因教授人數太少，未設專科，故畢業者仍給以文科學士學位。[132]

(B)南方大學報學系及報學專修科　該校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春，延申報協理汪英賓爲主任，設立報學系及報學專修科。專讀者，報學系十八人，專修科五人；選讀者八十餘人。課外則組織「南大通訊社，」學生分日出外採集新聞，供給本埠各報館之用，不取費。是年暑假，校中發生風潮，報學系遂渙散。[133]

(C)光華大學報學系　光華大學是五卅慘案中聖約翰大學反對校長的師生所組織，學程中仍有報學一課，延汪英賓爲教授。選讀者六十餘人，文科學生居多。廣告學選讀者二十餘人，商科學生居多。[134]

(D)國民大學報學系　國民大學是南方大學反對校長的師生所組織，成立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秋，設系一仍其舊。報學系延時報編輯戈公振講中國報學史，商報編輯潘公

132. 中國報學史，p. 275.

133. 中國報學史，p. 277.

134. 中國報學史，p. 277.

展講編輯法，時事新報總編輯潘公弼講報館管理，商報總編輯陳布雷講社論編寫。聽講者六人，選讀者三十餘人。[135]

(E)復旦大學新聞學系　該系成立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秋季，屬於文學院。辦理方針，嘗載於校章略謂：

「社會教育有賴報章，然未受文藝陶冶之新聞記者，記事則枯燥無味，詞章則迎合下流心理，於社會教育，了無關涉。本系之設，即在矯正斯弊，從事於文藝的新聞記者之養成，既示以正確之文藝觀念，復導以新聞編輯之軌，則庶幾潤澤報章，指導社會，言而有文，行之能遠。」

先是該校舊設的中國文學科，原有新聞學組之設立。故新聞學系實就原有規模，擴充張大，成立之初，由校長聘該校中國文學系教授謝六逸為主任。課程分基礎知識，專門知識，輔導知識，寫作技能，實習與考察五項。[136]

(F)滬江大學商學院新聞學科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秋間，滬江大學和時事新報館合辦「新聞學訓練班」，宗旨是以新聞學的理論和報館實際的訓練並重，俾養成新聞事業專門人才為目的。由張竹平汪英賓主持教務。第一年試辦的成績很好，翌年秋間，滬江當局把學程添加，改稱為新聞學科，屬於商學院，並組織指導委員會，聘史量才為主席，張竹平

135。中國報學史，p. 277.

136。復旦大學新聞學系紀念刊。

爲主任，汪伯奇、潘公展、董顯光、嚴諤聲、米星如、潘公弼爲委員。[137]

(G)國立上海商學院新聞專修科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創設。該專修科爲便利有職業青年從學的緣故，授課均在晚間，修業期限爲一年。[138]

(H)民治新聞專科學校　由名記者顧執中創辦，成立於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初名民治新聞學院，于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一月遵教育局令改今名。同年十二月停辦。[139]

(I)申報新聞函授學校　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一月，申報爲紀念其六十週年而設，聘該報總主筆張蘊和爲校長。教學方針在於「養成管理與編輯地方報紙之人材，訓練其採訪新聞與通訊之技能，並授以推廣發行報紙之方法。」修業期限爲一年。[140]

(2)報學研究的組合

在報業教育發達之外，近來復有一個可喜的現象，即目下的新聞從業員在職務餘暇對於所從事的這科學術也正在努力研究，有着許多討論研究的組合。上海始有新聞學會，濫起於各大學報學系同學的組織，現在則職業記者間也有着這樣的團結。各學會的情形記錄如後：

A上海報學社

這是國民、光華、大夏三大學報學學生組織的，[141]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37. 記者座談，No. 10.
138. 申報，1933 年2月14日。
139. 民報，1933 年1月19日；本期刊，第二年，p. 623.
140. 申報，1933 年1月15日。
141. 中國報學史，p. 278.

成立。會員有五十餘人。成立大會之日，主席周尚宣布該社計劃：第一步是演講，參觀，實習，翻譯；第二步是發行刊物，組織通信社。[142]

B　密梭里大學新聞學院同學會上海分會

美國密梭里大學的新聞學院，是世界著名的報業教育機關。我國的名記者有許多曾留學於彼，歐美新聞人出身於該校的也有許多服務於遠東。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六月十一日，中西同學十人會集於上海功德林，開始組織該校新聞學院同學會上海分會（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Alumni Association, Shanghai Branch）到會的是：

鮑惠爾（J. B. Powell）密勒氏評論報主筆

密勒（Thomas F. Millard）紐約時報駐華通信員

汪英賓　申報協理

麥克永（E. F. McEwen）前日本商務報職員

武道（Maurice E. Votaw）聖約翰大學報學系主任

費爾東（Horace L. Felton）字林報職員

恩勃拉脫（Norman J. Ulbright）密勒氏評論報職員

威爾遜女士（Miss Louise B. Wilson）字林報婦女版編輯

142。新聞報，1925年11月1日。

張織英女士　上海女青年會公布部及婦女雜誌編輯

鮑患爾女士（Miss Margaret C. Powell）英美烟草公司電影部公布工作

汪英賓被選爲會長，成爾遜女士被選爲司庫兼書記。[143]

C　復旦大學新聞學會

這是復旦大學新聞學系師生組織的，已印行叢書多種：

「新聞敎育之重要及其設施」謝六逸著。

「復旦大學新聞學研究室概況」黃天鵬著。

「最新應用新聞學」陶良鶴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刊。

「新聞政策」杜超彬著，一九三一年五月刊。

「上海報紙改革論」郭箴一著，一九三一年五月刊。

「中國報紙研究」伍應衡著，一九三三年刊。

「新聞論文集」管照微編，一九三三年刊。

又曾發刊新聞學雜誌二種：

「新聞世界」季刊，一九三〇年十月創刊。

「明日的新聞」半月刊，一九三一年十月創刊。

143, China Weekly Review, Vol. 37, p. 68.

D 中國新聞學會

中國新聞學會成立於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少數有志於新聞學者，「對於過去新聞學的不滿足，對現在新聞業的不信任，」此兩大動因之下而集合的組織。其宣言云：

「志願於新聞學之研究的同志們；

我們今天在「新聞學之研究」的目標下，舉行最初的發會了；正值此全國罹於天災人禍的最大的封難的時候。現在，謹以致力於學術之研究的至誠，將「中國新聞學研究會」的發會之動機及有待於努力的任務，向志願於新聞學之研究的，未識面的廣大的同志們宣告：

「新聞學」這一名詞，在中國學術領域裏之被公認，還僅是十數年來的事。在這短促的十數年的過去歷史中，牠是和中國一切同時的新興開始建立的其他學術一樣，並沒有何種具體的成效；甚且是更較其他的學術還要落後地逗留在幼稚狀態的初期。雖然，在書坊的出版物裏，我們是可以找到十種以上的新聞學的著作；但那些因為都是偏於概論的，所以牠的功効，也祇能使人除了知道「新聞學」三字以外，就不能供給我們對新聞學的更詳盡的理論的與技術的諸般知能之獲得。新聞教育方面，雖然我們也可以提出三數個設有新聞專科的大學；但那有的是完全忽略了中國的文化進程與中國的社會背景，而祇是愚盲地的追從黃金的美國，接受那種無補於中國之實需的純資本主義化的報業教育；有的則是奉祟「老吃報館飯的」報屁股編輯、

小報記者或禮拜六派大文豪等，以之爲前輩先師。前者是爲帝國主義者製造聽命於他而來侵略中國文化毒害中國社會的狗類；後者則是爲他那種人生殖自己的後輩而承襲一切舊的殘留的封建宗法。這些，就是我們目前階段的新聞學的實蹟！

其次，我們再看現在中國的新聞事業：這是祗有使我們痛恨憤怒的——中國的新聞事業，牠根本沒有新聞學的根據。幾種所謂大報的經營，在次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經濟情況下，在買辦階級及統治者的手裏，做着被御用的代言者；並向廣大的社會羣衆盡其卑劣的欺騙作用。加之，技術的落後，機械設備之不全，理論的缺乏，工作人的腐朽昏庸，職業飯碗的把持，對新進拒絕摧殘；於是就被產生了這不屬於大衆的而大衆在無報可看的時候不得不看的今日的報。最近，又因步隨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中國的新聞業更漸進於資本主義化，於是又有了所謂「托辣司」的組織，正向着更危機的前途。這就是我們目前階段的新聞事業的外形與內質！

現代的新聞紙是社會羣衆持以生存的精神的糧秣。新聞紙之優良的製作，則基於新聞學的教養與創造。這教養和創造，是在文化之大體上匯科學與藝術而合流的。從役於此業，必首先從役此學而研究，這絕不是搬弄筆墨的騷人文士的附業，也絕不是利以進身政治的階梯，或從政治落伍後的歸途。我們把握着此點，信仰這原則，對過去新聞學是不滿足，對現在的新聞業是不信任；在沒有專門的集團的組織而發起本會，這就是我們誠學的最初的動機。

新聞之發生，是依據於社會生活的需要；社會生活的整體，是基於被壓迫的廣大的萬萬千千的社會羣衆。所以我們除了致力新聞學之科學的技術的研究外，我們更將以全力致力於以社會主義爲根據的科學的新聞學之理論的闡揚。——「新聞價值」原是以最大多數讀者之喜愛與否而確定新聞之工作者：自研究而從業，亦必須以最大多數人之利弊爲依歸。我們認識這新聞學之研究的意義，我們要以對新聞之志願與堅決的信心，投於這一巨艱的偉大的前程。統一起中心的目標與意志循着大的社會進化之征輪的蹤迹；建立新聞學的基礎，推進新聞運動的開展；這就是我們今後的任務。

依於上述的緣由，我們的視線絕不僅集中在都市的全國政治新聞；更須注目到的是地方新聞，農郵新聞，學校新聞，工場新聞……等凡屬於社會羣衆所聚在的地域，我們要在這曠野去作無盡的開拓。……

志願於新聞學的朋友們！我們懷着熱切的心在期待友伴，集合起來！等著你們的握手。[144]

E　記者座談會

這是由若干青年記者……包涵新聞社的內勤，外勤，印刷，經營各部門人員——所團結的，以茶話會的形式每星期日集合同志在一處討論新聞學術上的問題。又編輯「記者座談」週刊

144、明日的新聞、No. 2, p. 25.

一種，每星期五附刊於華文大美晚報第一號於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座談會的告白」就揭載於其中：

「記者座談」這組合的形成，是遠在數月之前。也無所謂誰是發起的主動者，不過有少數的朋友們，第一次相聚於一家俄菜館中，經一次懇摯的深談後，大家都認爲此後每週應有繼續座談的必要。因爲我們這般從事於新聞事業的青年，在日常的生活中，普遍地感覺到沉悶和飢渴。沉悶是什麼？就是公餘之暇，沒有什麼消遣，所謂消遣也者，決非雀戰跳舞，喝酒等等，而是有益於自身生活教養的種種運動，好像遠足，野餐，和青年朋友們的懇談，恢復一些青春時代活躍和天眞的情緒之類。飢渴是什麼？不消說是學識和技術。因爲我們都是以新聞事業爲終身志願的青年，同時自認對現階段新聞事業不感滿足，而深願爲將來中國新聞事業邁進過程中的拓荒者！我們堅信非今後虛心地埋頭準備學識和技術上的增進，將來便不能完成新聞記者的新使命，不能肩荷起復興中國新聞事業的艱鉅責任。

爲了要解決「沉悶」和「飢渴」這兩大問題，我們便聯合志同道合的一羣，從事組織記者座談會。在這座談席上，我們可以天眞爛漫的無話不談，同時可以討論各種有關新聞事業本身的問題和理論，也可以交換各人的學識和意見。這組織裏，既沒有領袖，也沒有嚴格的章程，更毫無虛僞的儀式。現在，把我們公認的幾項「約言」寫在下面：

一、我們是這樣的認定新聞事業是有前途的，特別是中國的新聞事業，是有遠大的前途。

二、爲達到這遠大前途的鵠的必然的需要經過一番苦鬪和創造，這種責任是需要眞正爲建設新聞事業而奮鬪者負担任來，而我們這般青年記者應毫無猶豫地負起它的中心責任來。

三、根據上述原則，爲了眞正新聞事業的建設，我們當前需要認定兩個大前提去幹：（甲）一切朽腐的醜惡的新聞界之動態以及其從業員，凡是有礙新聞事業發展的一切事實，我們當盡我們的力量毫不客氣地予以打擊和揭發。（乙）反之，爲了積極方面把中國新聞事業納入正軌的路途，我們需要一種前進的科學的新聞理論，意識，和技術方面的完成。

四、動亂中的中國新聞記者每個人都應該覺悟到新聞記者這一種職業，除了單純的職業意義以外，更應設法無限量地擴充更偉大的意義。 爲了整個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前途，

五、我們底這個座談會的形式一方面爲了一般現役新聞記者職業餘暇找尋些純潔的樂趣，另一方面我們擬藉此機會來動步部份地做到上項所述的各點。

六、在這一個集合裏，我們這般自命爲少壯的覺悟的記者們，在思想，志趣和要求的統一之下，共同合作互助團結來做一些我們認爲切近的要做的新聞事業及其運動。

七、在這一個集合裏，我們隨時討論有關新聞事業的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等等任何方面

的理論和實際問題。但是務必要避免產生任何些微的政治作用，及防止被利用作何種工具。

八、凡是與新聞事業有關的從業員同情我們的組合而願加入者，我們都表示歡迎。同時，爲了企圖作用上的增進，我們將無限止地努力把參加的份子擴大——在地域和人數兩方面。

九、參加這組合的人，每一個都是自動的主動者，在一般意志熱誠的結合下，我們不取組織的形式，我們要的是少壯記者們靈魂一致的跳躍，所以，參加者誰都是指導者同時也誰都是被指導者。這樣，在相互精神琢磨作用中，不但個人的思想學識技能由此而增加，而且整個新聞事業前途，亦可因其份子的日趨康强而獲得發展。

F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新聞事業委員會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是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裏成立的領導及推進中國文化的總機關。新聞事業委員會是協會所屬組織之一，主任委員張竹平，副主任委員蕭同茲，委員三十四人，均由協會於十月十二日聘任。[145]「新委會」第一次會議於十月二十八日舉行，出席委員二十餘人，由主席委員張竹平主席，袁學易紀錄，議決「起草工作計劃大綱」「組織國際新聞宣傳研究委員會」「編行定期刊物」「發起組織中國新聞協會」各要案。[146]

145. 記者座談，No. 7.

146. 申報，1934 年10月28日。

（3）雜誌的盛行

一二八滬變以後，「雜誌之出版，一時有雨後春筍之勢。在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夏秋兩季中，見於報紙廣告之雜誌名，數在百種以上，其中新出者約半數。」[147] 這種趨勢，迄今而未已，盛況突過從前憲政運動和五四運動兩個時代。由於雜誌出版之衆多，專門經售雜誌的店舖也開始出現，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中相繼成立的有左列三家。

上海雜誌公司　張靜廬創辦。

中國雜誌公司　文華圖書公司附設。

羣衆雜誌公司　就羣衆圖書公司改設。

先是，上海已有大華等雜誌公司，但那是專門經售歐美各國雜誌的，以經售本國雜誌爲主體的雜誌營業公司，倒是隨着雜誌奔放地發達的近一年中發現的事情。

近年雜誌在出版界中盛行，而單行本書籍減退，當然是反映着社會經濟的動態，同時又有出版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對於這一狀態形成的所以然，已經有着許多人討論，[148] 現歸納其要點如下：

一、世界政治經濟變動的旋律日益急速，人人所要知道的現況的眞象和分析，雜誌能夠以其定期性首先提供於讀者；

147. 申報年鑑，1933 年版，p. R8.

148. 大晚報，1933 年國慶特刊；現代雜誌，1934 年6月號；文學雜誌，1934年8月號均論到這個問題。

二、雜誌售價較單行本為低，而質量相等，在現今中國社會經濟低落讀者購買力薄弱之時，雜誌能得讀者的歡迎；

三、雜誌的內容複雜，作者衆多，較單行本的單純內容易得讀者的歡迎；

四、出版家的「一窩風」脾氣；

五、中國社會上和文壇上派系甚多，於是各派各系都辦着雜誌發表自見的意見。

現在中國的雜誌界雖然已到極盛時代，可是比到歐美日本相差得還很遠，因為他們的專門性質和技術性質的雜誌類別及種數甚多，所以中國雜誌界仍有它發展的前途。

（4）晚報的成功

上海有晚報是很早的事情，但是一向不受社會的歡迎，所以不能盛行，而辦晚報的因大多貼本，都不能維持長久。滬報（一八八二年刊）嘗試出「夜報」，是上海最早的晚報，它的遭遇，據報海前塵錄說：「無如南市一至晚間，杜門不出之人居多；北市則商店正在上市之時，各人無暇閱報。僅藉茶樓酒館，售數究屬無多，遂以虧耗不支而止。」後來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沈卓吾創辦中國晚報，慘淡經營數載，又賠累數十萬元之多。[149] 使人幾乎疑心上海地方是不宜於發刊晚報的。

上海人平時雖不大愛看晚報，但遇淞滬附近發生大戰事時，為了關心時局，都有從晚報上去得着當天消息的要求，所以每遇有關大局的戰爭時，各晨報均在下午發行臨時的號外，而許

149，張靜廬：中國的新聞紙，4th Issue, P. 61.

多獨立的晚報亦多於戰爭創立，做投機的生意，例如：

東南晚報　一九二四，九，八創刊。正值江浙盧齊戰事吃緊中。

江南晚報　一九二四，一二，二九創刊。正值盧永祥南下，江浙戰禍有二次爆發的危機時。

申江晚報　一九二五，一，一〇創刊。正值東南奉浙戰爭中。

上海晚報　一九二六，一〇，一〇創刊。正值國民革命軍與孫傳芳軍在南昌作戰劇烈及上海有便衣隊起事的風聲鶴唳中。

但是戰事終止，投機的晚報和臨時的號外也就跟着失去了地盤。「上海的報紙為什麼不出夕刊？」——這疑問在許多讀者心裏存了很久。

張靜廬所著的「中國的新聞紙」中嘗推求其故，據說以上海比北平，一則不能風行晚報，一則反之，有社會的關係兩點，編制上的不同三點：

社會的關係，一來從前北平是政治的中心地，舊式官僚們晝睡夜興，晚報出版恰逢他們沐浴更衣的時候，便拿來和晨報一同看；二來北平遊息的地帶大抵都在中央公園，先農壇，北海，啜茶納涼，就拿一張晚報作為消遣品。上海的游息地多半是俱樂部游戲場，到這些地帶去的人眼睛別有眷顧，再也沒有意思來理睬站在一邊叫破喉嚨賣晚報的了。

編制的不同共有三點：（一）上海的晚報因實價極便宜，全靠廣告的收入，所以非印一大張不可；

北平的晚報廣告的收入少，賣價却比上海要高一倍，所以祇要印一小張就夠了。(二)上海晚報因為要每天印一大張，新聞又少，就不能不借重於外埠交換報，和本埠日報，用剪刀的新聞，最少要佔一半；北平的晚報篇幅短小，就容易湊滿當天的新聞，看起來，上海的晚報就確不能像北平的晚報全版有精采。(三)上海的晚報，都是單獨組織出版，新聞的來源困難；北平的晚報，像「世界晚報」「北京晚報」都是日報的夕刊，新聞的來源，不成問題。

一二八以後，上海社會忽然發生一種改觀的地方，就是晚報大告成功，盛行起來；而讀者也養成「一天看兩次報的習慣」了。晚報在上海之成功，是「大晚報」努力所收得的效果。「大晚報」創刊於一二八上海事變中，然不因戰事停止而隨之消滅，反而更推進了上海晚報盛行的偉大的效果，這是因為它有着獨立的精神，得着經營者緊張興奮地拼命的幹的緣故。它有着新聞紙上的價值三點：

一、在滬[illegible]，該報特派記者黃震遐、張若谷等冒險赴戰地探訪消息，寫來更是生龍活虎，確實地獲的了集納（[illegible]ournalism）空前的效果。

二、努力用白話編寫：社論完全是用白話寫的，新聞在可能範圍內——就是除出通信社稿及舊式記者的訪稿外——也都改用白話，這是語文改革運動以來十餘年在報界所收之惟一的效果。大陸報曾稱它，「白話侵入新聞紙社論的聖所而成功的大晚報」。

三、注重地方通訊，記者分布於各重要城鎮；且取材着眼於社會經濟各點。這樣，新聞既不

廣既乏且兇與晨刊衝突；一面就促成晚報的獨立性。[150]

大晚報因有種種優點，乃確立了晚報的地位，它自己的銷數也日增，紙面則由四開一張擴充爲對開一張，而二張。此種嘗試的成功，就引起了新夜報，夜報，華文大美晚報，新聞夜報相繼的發刊。

（5）紙面新聞之勁敵

新聞的傳播本來限於紙面，但是從十九世紀印刷工具進步，新聞通訊隨交通方法的發達而敏捷以來，紙面新聞就得了絕大的優勝，佔據了整個的報告事業的重要的領域。不過，到了二十世紀的初年，因爲科學上有了更進步的發明，——廣播無線電的完成，電影技術的增進，——用到新聞的傳達工具方面來，就使紙面新聞感受到無上的威脅。因爲無線電廣播新聞有更速的傳達力，新聞電影有更具體的表現力，是紙面新聞所及不來的。在標準化享受現代科學文明的美國，已發生了新聞紙和廣播電臺的新聞競爭；就是我們所處的國際化的都市的上海，也因近幾年來無線電電影的享受日趨發達，隱示了來日不可避免的新聞傳播術的新趨向和競爭的路線。在將來回溯今日這一個起點，恐怕也就像今日返顧已往紙面新聞發展的起點一樣呢。

150。大晚報，一週紀念特刊。